

第三編上 近世哲學史(宋元)

第一章 宋代哲學總論

中國哲學當以宋代爲極盛。蓋古之儒者講修齊治平之道。或詳於人事而略於宇宙之本原。宋儒始明人性與宇宙之關係。立理氣心性之說。不僅教人以實踐。且進而推求其原理。故有以立其大本。而教義益密。至是乃有性理之學。然亦時勢有以致之。

(一) 佛教之影響 六朝文士喜好佛教。恆著於文詞。唐韓愈出。始辭而闢之。然唐以來。佛之爲教益備。大德迭出。禪宗所謂以心傳心。不立文字。直指心性。見性成佛者。尤能導人從事心性之源。而厭章句碎屑之陋。宋之大儒。多與禪門往還。其討論性命之說。故宜有相契發者。惟於人事倫理所持各異耳。

(二) 道教之影響 五代陳搏亦究性命之理。太極圖先天圖有謂皆出於搏者。蓋古時陰陽五行之說。常存於方外。至是傳於儒者。爲宋學之根據焉。

(三) 訓詁學之反動 漢之學者。於訓詁已詳。唐初亦盛小學。說經者牽於字句。至於宋儒。始務求其大義而歸於純理。故詞章訓詁皆在所輕。此道學家所以異前之經生也。

北宋之道學者。有周濂溪、邵康節、張橫渠、程明道、程伊川。而程門之傳最廣。其餘司馬光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。本政治文章之士。其議論亦多原於儒術。南渡以後。則朱陸分爲二派。陸近於

尊德性。朱近於道問學。並爲後來所宗。而又有永嘉永康之功利派。王霸雙行。義利並用。門戶之爭。自宋以來而彌甚。然要不可不謂爲哲學進步之一時期矣。南渡以來。苦於金人之侵略。朝中有主和主戰二派相軋。終以國弱力屈。鼎遷於元。至是異族入主中夏。而遺民抗節守義。秉志不回者極多。殆亦道學之餘勢所激厲也。

第二章 道學之淵源

宋興幾八十年。而孫明復、石守道、胡翼之三先生。始以師道自任。講明正學。自是而濂洛之學。嗣之以起。故三先生實宋學之先導也。

一、孫明復 孫復。字明復。平陽人。舉進士不第。退居泰山。學春秋。著尊王發微十二篇。石介有名山東。自介而下。皆師事之。介既爲學官。語人曰。孫先生非隱者也。於是范仲淹、富弼。皆言復有經術。宜在朝廷。召爲邇英閣祇候。稍遷殿中丞卒。

二、石徂徠 石介。字守道。兗州人。進士及第。爲嘉州軍事判官。丁父母憂。歸耕徂徠山下。以易教授於家。魯人號徂徠先生。入爲國子監直講。學者從之甚衆。嘗患文章之弊。佛老爲蠹。著怪說三篇。言去此三者。乃可有爲。又著唐鑑。以戒姦臣宦官宮女。指切當時。無所諱忌。奸臣夏竦等忌之。將擠之死。徂徠安然不惑。曰。吾道固如是。吾勇過孟軻矣。最爲范仲淹、富弼所知。卒年四十一。

三、胡安定。胡瑗字翼之。泰州人。學者稱爲安定先生。七歲善屬文。十三通五經。卽以聖賢自任。家貧無以自給。往泰山與孫復石介三人同學。攻苦食淡。終夜不寢。一坐十年不歸。以經術教授吳中。范仲淹嘗與之遊。愛而敬之。以其子純仁從學焉。嘗爲湖州教授。是時方尙詞賦。安定一新故習。倡明正學。教人以身先之。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。嚴師弟子之禮。視諸生如其子弟。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。其科條纖悉畢具。署其齋曰經義。曰治事。蓋一以明其體。一以適其用云。慶歷中興太學。下湖州取其法。著爲令云。嘉祐初在太學。其徒甚衆。學舍至不能容。其弟子衣服容止。往往相類。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。程伊川嘗稱之曰。安定之門。往往知稽古愛民。於爲政也何有。若錢藻、孫覺、范純仁、錢公輔、徐積等。皆出其門云。孫明復、石徂徠、胡安定三先生。其學說雖未盡純。然以躬行實踐爲主。則在聖賢道義之大本。而一變詞章訓詁之風。故不得不謂之道學之先導也。

第二章

周濂溪

生於宋眞宗天禧元年卒於神宗熙寧六年五十七後賜諡元公

周子名敦實。字茂叔。後避英宗舊諱改名敦頤。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上。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。有獄久不決。周子至一訊立辨。邑人驚曰。老吏不如也。調南安軍司理參軍。有囚法不當死。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。衆莫敢爭。周子獨與之辨。不聽。乃委手版歸。將棄官去。曰。如此尙可仕乎。殺人以媚人。吾不爲也。逵悟。囚得免。移郴之桂陽令。治績尤著。歷

官至知南康軍。因家廬山蓮花峯下。前有溪合於湓江。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。嘗著太極圖說。通書等數十篇。方在南安時。年少不爲守所知。程珣通判軍事。視其氣貌非常人。與語知其爲學知道。因與爲友。且使二子往受學焉。卽明道伊川兩先生也。嘗教令尋孔顏樂處。所樂何事。故明道之言曰。自見周茂叔後。吟風弄月以歸。有吾與點也之意。又曰。茂叔窗前草不除。問之云。與自家意思一般。又曰。吾年十六七時。好田獵。旣見茂叔。則自謂已無此好矣。茂叔曰。何言之易也。但此心潛隱未發。一日萌動。復如初矣。後十二年復見獵者。不覺有喜心。乃知果未也。侯師聖學於伊川。未悟。造訪茂叔。茂叔留對榻夜談。越三日乃還。伊川驚異之曰。非從周茂叔來耶。其善開發人類此。黃庭堅嘗曰。茂叔人品甚高。胸懷灑落。如光風霽月。李延平謂山谷此言。善形容有道者氣象。朱子曰。山谷謂周子灑落者。只是形容一個不疑所行。清明高遠之意。若有一毫私吝心。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。周子學說。具於太極圖說。通書。今析而論之。

(一) 太極圖說

朱震漢上易傳。謂陳搏以太極圖授种放。放授穆修。修授周子。晁公武讀書志。謂周子受學於潤州鶴林寺僧壽涯。傳其太極圖。陸象山以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。疑非周子作。屢與朱晦庵辨之。朱彝尊經義考。謂太極一圖。遠本道書。圖南陳氏演之爲圖。爲四位五行。其中由

下而上。初一日玄牝之門。次二曰鍊精化氣。鍊氣化神。次三曰五行定位。五氣朝元。次四曰陰陽配合。取坎填離。最上曰鍊神還虛。復歸無極。故曰無極圖。乃方士修鍊之術。當時曾刊華山石壁。相傳圖南受之呂崑崙。崑崙受之鍾離權。權得其說於魏伯陽。伯陽聞其旨於河上公。在道家未嘗詡爲千聖不傳之秘。周子取而轉易之。爲圖亦四位五行。其中由上而下。最上曰無極而太極。次二曰陰陽配合。陽動陰靜。次三曰五行定位。五行各一其性。次四曰乾道成男。坤道成女。最下曰化生萬物。更名之曰太極圖。仍不沒無極之旨。然則太極圖出於道家。而原於易教。故周子因之以明易。自來善明宇宙萬物之所以發生者。未有約於太極圖說者也。蓋不過推極陰陽消長之理而已。學者每好辨其所由來。此無關宏旨。卽謂太極圖爲周子之所創。亦無不可也。

太極圖說

無極而太極。太極動而生陽。動極而靜。靜而生陰。靜極復動。一動一靜。互爲其根。分陰分陽。兩儀立焉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。五氣順布。四時行焉。五行一陰陽也。陰陽一太極也。太極本無極也。五行之生也。各一其性。無極之真。二五之精。妙合而凝。乾道成男。坤道成女。二氣交感。化生萬物。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。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。形既生矣。神發知矣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。萬事出矣。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。立人極焉。故聖

人與天地合其德。日月合其明。四時合其序。鬼神合其吉凶。君子修之吉。小人悖之凶。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又曰原始反終。故知死生之說。大哉易也。斯其至矣。

朱子釋之曰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而實造化之樞紐。品彙之根柢也。故曰無極而太極。非太極之外。復有無極也。太極之有動靜。是天命之流行也。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誠者聖人之本。物之終始。而命之道也。其動也。誠之通也。繼之者善。萬物之所資以始也。其靜也。誠之復也。成之者性。萬物各正其性命也。動極而靜。靜極復動。一動一靜。互爲其根。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。動而生陽。靜而生陰。分陰分陽。兩儀立焉。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。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。動靜者所乘之機也。太極形而上之道也。陰陽形而下之器也。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。則動靜不同時。陰陽不同位。而太極無不在焉。自其微者而觀之。則沖漠無朕。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中矣。雖然。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。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。故程子曰。動靜無端。陰陽無始。非知道者孰能識之。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。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。然五行者。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。以質而語其生之序。則曰水。火。木。金。土。而水。木。陽也。火。金。陰也。以氣而語其行之序。則曰木。火。土。金。水。而木。火。陽也。水。金。陰也。又統而言之。則氣陽而質陰也。又錯而言之。則動陽而靜陰也。蓋五行之變。至於不可

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。至其所以爲陰陽者。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。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。五行具則造化之發育無不備矣。故又卽此而推本之。以明其渾然一體。莫非無極之妙。而無極之妙。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。蓋五行異質。四時異氣。而皆不能外乎陰陽。陰陽異位。動靜異時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。至於所以爲太極者。又無聲臭之可言。是性之本體然也。天下豈有外性之物哉。然五行之生。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。所謂各一其性也。各一其性。則渾然太極之全體。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。而性之無所不在。又可見矣。夫天下無性外之物。而性無不在此。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。所謂妙合者也。眞以理言。無妄之謂也。精以氣言。不二之名也。凝者聚也。氣聚而成形也。蓋性爲之主。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。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。陽而健者成男。則父之道也。陰而順者成女。則母之道也。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。氣聚成形。則形交氣感。遂以形化。而人物生。變化無窮矣。自男女而觀之。則男女各一其性。而男女一太極也。自萬物而觀之。則萬物各一其性。而萬物一太極也。蓋合而言之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。分而言之。一物各具一太極也。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。而性無不在者。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。子思子曰。君子語大。天下莫能載焉。語小。天下莫能破焉。此之謂也。衆人具動靜之理。而常失之於動。蓋人物之生。莫不有太極之道焉。然陰陽五行。氣質交運。而人之所稟。獨得其秀。故其心爲最靈。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。

所謂天地之心。而人之極也。然形生於陰。神發於陽。五常之性。感物而動。而陽惡陰。惡又以類分。而五性之殊。散爲萬事。蓋二氣五行。化生萬物。其在人也。又如此。自非聖人全體大用。有以定之。則欲動情勝。利害相攻。人極不立。而違禽獸不遠矣。聖人全動靜之德。而常本之於靜。聖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。而聖人之生。又得其秀之秀者。是以其行之也。中其處之也。正其發之也。仁其裁之也。義蓋一動一靜。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。而無所虧焉。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。利害相攻者。於此乎定矣。然靜者誠之復。而性之真也。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。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。而一天下之動哉。故聖人中正仁義。動靜周流。而其動也必主乎靜。此其所以成位乎中。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。蓋必體立而後用。有以行。若程子論乾坤動靜。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。亦此意爾。聖人太極之全體。一動一靜。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。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。未至此而脩之。君子之所以吉也。不知此而悖之。小人之所以凶也。脩之悖之。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。敬則欲寡而理明。寡之又寡。以至於無。則靜虛動直。而聖可學矣。陰陽成象。天道之所以立也。剛柔成質。地道之所以立也。仁義成德。人道之所以立也。道一而已。隨事著見。故有三才之別。而於其中。又各有體用之分焉。其實則一太極也。陽也。剛也。仁也。物之始也。陰也。柔也。義也。物之終也。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。則反其終而知所以始也。此天地之間。綱紀造化。流行古今。

不言之妙。聖人作易。其大意蓋不出此。故引之以證其說。又曰。易之爲書。廣大悉備。然語其至極。則此圖盡之。其指豈不深哉。抑嘗聞之。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。周子手是圖以授之。程子之言性與天道。多出於此。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。是則必有微意焉。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。

古今釋太極圖說者極多。今惟著朱子之說。餘則略焉。黃黎洲太極圖講義。謂天地間無非一氣。氣本一也。而有往來闢闔升降之殊。則分爲動靜。分爲陰陽。動靜陰陽。雖紛紜至蹟。而萬古不亂。一寒一暑。一生一藏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。是之謂理。卽太極也。以其不學而言。則謂之理。以其極至而言。則謂之太極。識得此理。則知陰陽爲物不二。恐人疑陰陽變易。別有一物主宰其間。故加無極二字。曰無極而太極。造化流行之體。無時休息。自形生神發。五性感動。善惡於是乎生。世人一往不反。執物而遷。無極之真。竟不可見。是以聖人以靜之一字。爲反本歸元之主。故周子太極圖說。前半是純正哲學。後半是實踐哲學。前半形而上。後半形而下。然形上形下。一以貫之。非分爲二截也。若就人生之本論之。則太極圖說所以示教者有三。

一 人類萬物。其始同一本原。

二 人類所以爲萬物中最靈秀者。以其獨稟仁義禮智信五性。故能異於他動物。此亦

性善存於先天之說。

三 聖人又爲衆人之靈秀者。故當以仁義中正教導衆人。使各復其善。

(二) 道德論

誠 周子以誠之一字。統天道人道。誠爲宇宙之原則。倫理之大本。陰陽交錯。萬物流行。其中莫不有誠焉。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。亦能全此誠而已。全此誠卽具太極之全德。故曰誠者聖人之本。大哉乾元。萬物資始。誠之源也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誠斯立焉。純粹至善者也。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元亨利貞誠之通。利貞誠之復。大哉易也。性命之源乎。通書又曰。聖誠而已矣。誠五常之本。百行之源也。靜無而動有。至正而明達也。五常百行。非誠非也。邪暗塞也。故誠則無事矣。至易而行難。果而確。無難焉。故曰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焉。誠下。蓋誠爲宇宙之實理。天以此實理賦於人。人受此實理以爲性。能全此實理。卽聖人矣。五常爲吾人心德全體之總稱。百行爲吾人行爲全部之總稱。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自脩矣。所謂靜無而動有者。靜則誠未形。動則誠可見。其象爲至正而明達。非至正而明達。爲邪爲暗爲塞。則非誠也。非誠則無實理矣。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。不勉而中。不思而得。而從容中道矣。惟果而確者。能勝此私僞。全此實理。至易而無難。天下歸仁。其機可一日決也。周子言誠。實本於大易及子思中庸之義。

五常 誠既爲諸德之本。誠之所發而中節者。是爲五常。太極圖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者也。夫善惡之幾亦微矣。誠與不誠而已矣。吾人分心之德爲仁義禮智信五常。何莫非一誠之所發見者乎。故曰。誠無爲。幾善惡。德愛曰仁。宜曰義。理曰禮。通曰智。守曰信。性焉安焉之謂聖。復焉執焉之謂賢。發微不可見。充周不可窮之謂神。誠幾 五常之德。卽五行之性。聖人安而全之於己。不待學問勉強。誠無不立。幾無不明。德無不備。賢者則須反而至之。執而持之。思誠研幾以成其德。而守而勿去。至於發之微妙而不可見。充之周徧而不可窮者。則又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。君子必謹於其幾。以致於善。謹於幾者。謹其動也。故曰動而正曰道。用而和曰德。匪仁。匪義。匪禮。匪智。匪信。悉邪也。邪動辱也。甚焉害也。故君子慎動。慎 中庸以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周子以用而和曰德。其義一也。

仁義中正 太極圖說已云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。立人極焉。通書又曰。聖人之道。仁義中正而已矣。守之貴。行之利。廓之配天地。豈不易簡。豈爲難知。不守不行不廓耳。道能 全仁義中正之道者爲聖人。失乎仁義中正之道者爲小人。太極圖說立君子小人之別。一以此爲標準。曰不守不行不廓。嘆小人志行薄弱也。

聖人 周子既以人之最靈秀者爲聖人。更述聖人之德之形容曰。寂然不動者誠也。感而遂通者神也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。誠精故明。神應故妙。幾微故幽。誠神幾曰聖人。聖

聖能備誠神幾三德。所以合乎純粹之至善也。

修養之法。夫人欲全於誠德。以庶幾於聖域。其功夫當若何而可。周子以爲始乎思而終乎靜。故曰。洪範曰。思曰睿。睿作聖。無思本也。思通用也。幾動於彼。誠動於此。無思而不不通爲聖人。不思則不能通微。不睿則不能無不通。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。通微生於思。故思者聖功之本。而吉凶之機也。易曰。君子見幾而作。不俟終日。又曰。知幾其神乎。思篇此云思爲聖功之本者。蓋善惡之幾甚微。非思則無以辨之。由思而後乃可致於無思。無思卽合於誠矣。故又謂士希賢。賢希聖。聖希天。士之希賢。亦在思於幾之所動。以成其作聖之功耳。然豈徒思而已。又當主靜。靜則聖學之要也。故曰。聖可學乎。曰。可有要乎。曰。有。請問焉。曰。一爲要。一者無欲也。無欲則靜。虛動直。靜虛則明。明則通。動直則公。公則溥。明通公溥。庶矣乎。聖學朱子曰。一卽所謂太極。靜虛卽陰靜。動直卽陽動。明通公溥。便是五行。又曰。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。這話頭高。卒急難湊泊。常人如何便得無欲。故伊川只說個敬字。教人只就敬上。去。庶幾執捉得定。有個下手處。或問周子云。一爲要。一者無欲也。如何。朱子曰。一者無欲。一便是無欲。今時看無欲之時。心豈不一。又問。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何。曰。無欲與敬字一般。比敬字分外分明。要之持敬。頗似費力。不如無欲。擺脫人只爲有欲。此心便千條萬緒。此章之言。甚爲切要。蓋靜虛無欲之言。宋以前釋老多說之。自周子以後。又爲儒者修養之本矣。

(三) 政治論

周子之政治論亦主於德化。以在上者能自正其心。則天下可得而治。故曰。天以陽生萬物。以陰成萬物。生仁也。成義也。故聖人在上。以仁育萬物。以義正萬民。天道行而萬物順。聖德脩而萬民化。大順大化。不見其迹。莫知其然。謂之神。故天下之衆。本在一人。道豈遠乎哉。術豈多乎哉。順化周子之政治論。仍本其形而上學以推之。天地聖人。其揆一也。儒家以德治。故必以聖人彊理天下。與法家之法治主義。而不上賢者不同。宋儒之從政。莫不以正心誠意。致其君者。亦儒教之本義也。通書又曰。十室之邑。人人提耳而教。且不及。況天下之廣。兆民之衆哉。故曰。純其心而已矣。仁義禮智四者。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。心純則賢才輔。賢才輔則天下治。純心要矣。用賢急焉。治篇蓋人君雖當自正其心。以德化民。而一人之化。終慮不能遍及。故必求賢才以爲輔。然非人君先自正其心。亦莫能得賢才而輔之也。賢才所以教導衆人。爲衆人之師。故又曰。師道立則善人多。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。師篇此周子政治論之大略也。

第四章

邵康節

生於真宗大中祥符四年
卒於神宗熙寧十年

邵雍。字堯夫。其先范陽人。從父遷河南。李之才攝共城令。授以圖書。先天象數之學。之才得之於穆脩。脩得之於种放。放得之於陳搏者也。自是探蹟索隱。妙悟神契。蓬壘環堵。不蔽風

雨而怡然自樂。富鄭公、司馬溫公、呂申公退居洛中，爲市園宅，出則乘小車，一人挽之，任意所適。士大夫識其車音，爭相迎候。童孺厮隸，皆曰：「吾家先生至也。」不復稱其姓字。遇人無貴賤，賢不肖，一接以誠。羣居燕飲，笑語終日，不甚取異於人。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。故賢者悅其德，不賢者喜其真。久而益信服之。平生與司馬溫公、張橫渠、二程兄弟尤善。其卒也，明道志其墓，以爲先生之學可謂安且成矣。始學於百源，堅苦刻厲，冬不爐，夏不扇，日不再食，夜不就席者凡數年。明道又謂康節爲振古之豪傑。又曰：「內聖外王之道也。」元祐中，賜諡康節，著皇極經世書、觀物篇、伊川擊壤集。

(一) 先天學

邵子之純正哲學，卽先天學是也。周子之太極圖，邵子之先天圖，並云傳自方外，有謂同出於陳搏者。然皆由是以明宇宙之原理，貫徹於顯微而無間者也。謂之先天者，對後天而言。故曰：一分而爲二，二分而爲四，四分而爲八。邵子所謂一，卽太極也。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卽是此義。又曰：八分爲十六，十六分爲三十二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，卽八卦變爲六十四也。於是定爲八卦次序方位，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之圖。朱晦庵周易集註列之卷首，謂之邵子之先天學。而伏羲之易是也。邵子以太極生宇宙萬有，略與周子同。然邵子不惟言萬有所由生而已，且又一切歸之心界。此周子所未嘗顯言也。其言曰：先

天學。心法也。圖皆從中起。萬化萬事生於心。先天卦位圖說又曰。先天之學心也。後天之學迹也。出入有無。死者道也。觀物外篇又曰。心爲太極。又曰。道爲太極。同上然則邵子之意。以宇宙萬有皆生於心。故爲先天學爲心。又謂先天學爲心法。心是能生。心法是所生之法。二者具而宇宙萬有並在其中矣。又因心以立中道。爲天人共由之標準。曰。天地之本。其起於中乎。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。人居天地之中。日中則盛。月中則盈。故君子貴中也。同上蓋邵子認物心無二。以立其唯心之先天學。物莫大於天地。天地生於太極。太極卽是吾心。太極所生之萬化萬事。卽吾心之萬化萬事也。故曰。天地之道備於人。漁樵問答此邵子先天學之根本主義也。

邵子之萬物生成說。與古來稍不同。蓋不用五而用四。不言五行而言四維。四維者。水火土石是也。其陰陽剛柔。各有大小之別。故曰。天之。大。陰陽盡之矣。地之。大。剛柔盡之矣。陰陽盡而四時成焉。剛柔盡而四維成焉。夫四時四維者。天地至大之謂也。凡言大者。無得而過之也。亦未始以大爲自得。故能成其大。豈不謂至偉者與。天生於動者也。地生於靜者也。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。動之始則陽生焉。動之極則陰生焉。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。靜之始則柔生焉。靜之極則剛生焉。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。動之大者謂之太陽。動之小者謂之少陽。靜之大者謂之太陰。靜之小者謂之少陰。太陽爲日。太陰爲月。少陽

爲星。少陰爲辰。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。太柔爲水。太剛爲火。少柔爲土。少剛爲石。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。內篇說者曰。皇極經世舍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。曰。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。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。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。四象四體先天也。五行後天也。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。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。水火土石本體也。金木水火土致用也。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。行乎天地之間者也。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。金出於石。而木生於土。有石而後有金。有土而後有木。金者從革而後成。木者植物之一類也。是豈舍五行而不用哉。五行在其間者。此之謂也。

邵子以世運會元。推天地始終之運。一時爲辰。十二辰爲日。三十日爲月。十二月爲年。三十年爲世。十二世爲運。三百六十年。三十運爲會。一萬八千六百年。十二會爲元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。天地一元而一更。然元之終卽爲辰之始。周而復始。往復無際。蓋由數理以推之也。

(二) 倫理說

邵子言性亦主性善。故曰。性者道之形體也。性傷則道亦從之矣。心者性之郛郭也。心傷則性亦從之矣。身者心之區宇也。身傷則心亦從之矣。物者身之舟車也。物傷則身亦從之矣。擊壤集自序。又曰。性者道之形體也。道妙而無形。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。性理大全。此以仁義禮智性中固有。是性善說也。又論性情曰。以物觀物性也。以我觀物情也。性公而明。情偏而暗。

外篇。又曰。任我則情。情則蔽。蔽則昏矣。因物則性。性則神。神則明矣。潛天潛地。不行而至。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。同上蓋性無我。則能全乎性。卽明道廓然大公。物來順應之意也。又以無我之義。推之處事。曰。心一而不分。則能應萬變。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。同上劉絢問無爲。對曰。時然後言。人不厭其言。樂然後笑。人不厭其笑。義然後取。人不厭其取。此所謂無爲也。同上又論爲學修身之要。曰。君子之學。以潤身爲本。其治人應物。皆餘事也。同上又曰。人必內重。內重則外輕。苟內輕。必外重。好利好名。無所不至。同上乃言學者之極功。曰。學不至於樂。不可謂之學。又曰。學不際天人。不足以謂之學。並同上邵子見地高。故其言皆有超然自得之意如此。

第五章 張橫渠

生於宋眞宗天禧四年
卒於神宗熙寧十年

張載。字子厚。其先大梁人。僑居鳳翔郿縣橫渠鎮。少卽志氣不羣。喜談兵。年十八。上書謁范文正公。公知其遠器。責之曰。儒者自有名教可樂。何事於兵。手中庸一編授焉。遂翻然志於道。已求諸釋老。乃反求之六經。嘉祐初。至京師。見二程子。二程於橫渠爲外兄弟之子。卑行也。與語道學之要。厭服之。因渙然曰。吾道自足。何事旁求。於是盡棄異學。是時橫渠已擁皋比。講易京邸。聽從者甚衆。既見二程。乃告學者曰。今二程兄弟。深明易道。可往師之。吾不及也。卽日輟講。歷任外官。熙寧初。以呂正獻公薦。召對。神宗問治道。對曰。爲治不法三代。終苟

道也。時王安石方行新法。橫渠不善之。久之託疾歸。終日危坐一室。左右簡編。俯讀仰思。冥心妙契。雖中夜必取燭疾書。曰。吾學既得諸心。乃修其辭命。命辭無失。然後斷事。斷事無失。吾乃沛然。蓋其志道精思。未始須臾息也。告諸生以學必如聖人而後已。以爲知人而不知天。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。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。故其學以易爲宗。以中庸爲的。以禮爲體。以孔孟爲極。深信周禮。以爲必可行於後世。謂仁政必自經界始。經界不正。卽貧富不均。教養無法。雖欲爲治。牽架而已。與學者將買田一方。畫爲數井。以推明先生之遺法。未就而卒。所著曰東銘西銘。正蒙。理窟。易說等。西銘旨意尤純粹廣大。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云。

(一) 氣一元論

橫渠宇宙論。實自樹一宗。故非老子有生於無之說。又非釋氏爲執無而不知有。當時諸家論宇宙。如周子之言太極。邵子之言先天。程子之言理氣。橫渠並不取之。獨由虛空卽氣之作用。以解釋宇宙之本體及現象。故今名之曰氣一元論。正蒙開首卽曰太和所謂道。太和是指陰陽會合冲和之氣。則謂氣卽道也。太和之中。函有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。既發則二氣摩盪。而生勝負屈伸。如寒暑往來是也。聚則是勝而伸。散則是屈而負。氣之流行。其始潛孚默運。極於幾微簡易。其究廣大堅固。此氣一鼓。萬物化生而無迹可見者爲乾之易。庶

物繁生。巨細畢達。而有迹可見者。爲坤之簡。乾以此始物。坤以此成物。要皆氣之變化之客形。其清通不測之神。乃爲本體。卽太虛無形者也。無本體則無此變化之客形。總是一氣。非有二也。故氣之交感升降浮沈。直如野馬飛塵之相絡。往來不息。是之爲太和。太和充塞宇宙而無有間。故曰。

太和所謂道。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。是生網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。其來也幾微。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。起知於易者乾乎。敬殊而可象爲氣。清通而不可象爲神。不如野

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。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。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。

太和

程子曰。橫渠之言。誠有過者。乃在正蒙。又曰。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。是以器言。非形而上者。又曰。橫渠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。恐未安。須兼清虛實。乃可言神。道體物不遺。不應有方所。朱子亦謂以太虛太和爲道體。卻只是說得形而下者。皆是發而皆中節之謂和處。蓋橫渠雖立太虛太和二者。而首言太和。實就氣之流行處言。卽太虛亦只是一氣。不過因其本體謂之太虛耳。乃論氣之變化。曰。氣塊然太虛。升降飛揚。未嘗止息。易所謂網緼。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。野馬者與。此虛實動靜之機。陰陽剛柔之始。浮而上者陽之清。降而下者陰之濁。其感遇聚散。爲風雨。爲雪霜。萬品之流形。山川之融結。糟粕煨燼。無非散也。然此變化者。非自外來。非有二物。皆氣之本體所爲也。故曰。太虛無形。氣之本體。其聚其散。變化

之客形爾。至靜無感。性之淵源。有識有知。物交之客感爾。客感客形。與無感無形。惟盡性者能一之。同上朱子曰。客感客形。與無感無形。未免分作兩。於是乃申論氣之聚散曰。天地截事。聖人不如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。於是一乃申論氣之聚散曰。天地之氣。雖聚散攻取百塗。然其爲理也。順而不妄。氣之爲物。散入無形。適得吾體。聚爲有象。不失吾常。太虛不能無氣。氣不能不聚。而爲萬物。萬物不能不散。而爲太虛。循是出入。是皆不得已而然也。然則聖人盡道其間。兼體而不累者。存神其至矣。彼語寂滅者。往而不反。徇生執有者。物而不化。二者雖有間矣。以言乎失道。則均焉。聚亦吾體。散亦吾體。知死之亡者。可與言性矣。同上橫渠所謂語寂滅者。指釋氏。知散而不知聚者。指道家。長生久視之說。知聚而不知散者。故均失之。猶恐人未喻也。更極釋老不知形性之本曰。知虛空卽氣。則有無隱顯。神化性命。通一無二。顧聚散出入。形不形。能推本所從來。則深於易者也。若謂虛能生氣。則虛無窮。氣有限。體用殊絕。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。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。則物與虛不相資。形自形。性自性。形性天人相待而有。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。此道不明。正由懵者。略知體虛空爲性。不知反天道爲用。反以人見之小。因緣天地。明有不盡。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。不能舉其要。遂躡等妄意而然。不悟一陰一陽。範圍天地。通乎晝夜。三極太中之舉。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。語天道性命者。不罔於恍惚夢幻。則定以有生於無。爲窮高極微之論。入德之途。不知擇

術而求。多見其蔽於誠而陷於淫矣。上同蓋氣之聚散。卽是實理。無聚不散。無散不聚。性無生死。何有滅亡。惟陰陽之常道。宇宙之常理則然。而非所謂輪迴之說也。故又曰。氣之聚散於太虛。猶冰凝釋於水。知太虛卽氣。則無無。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。盡於參伍之神。變易而已。諸子淺妄。有有無之分。非窮理之學也。上同然則氣外無道。道外無氣。故又曰。由天虛有天之名。由氣化有道之名。合虛與氣。有性之名。合性與知覺。有心之名。上同皆是氣也。此橫渠窮理盡性之極功也。

橫渠乃又推氣之一本。以論鬼神。蓋世人每一道及鬼神。無不以爲一種怪異之靈物。而哲學上所謂鬼神之意義。固無有此。爾雅曰。鬼之言歸也。或曰。氣之屈者爲鬼。韓詩外傳曰。人死肉歸於土。血歸於水。骨歸於石。魂升於天。此亦言人死歸其本之義。故就造字之本意釋之。則鬼者歸也。神者伸也。卽氣之伸者爲神。氣之屈者爲鬼。屈者謂其氣消散。反其本原。伸者謂其氣伸張。生成萬物。卽易所謂陰陽之謂神也。然則鬼神不過氣之一伸一屈者而已。橫渠實本此義。以立其鬼神說。故曰。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。聖者至神得天之謂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。凡天地法象。皆神化糟粕爾。天道不窮。寒暑已。衆動不窮。屈伸已。鬼神之實。不越二端而已矣。太和又曰。鬼神往來屈伸之義。故天曰神。地曰示。人曰鬼。神化然則凡天神地示人鬼者。皆指二氣變化之良能。而非有其他也。則古人爲祭祀之義。亦見此陰陽造化之神妙。

不窮。故齋明盛服以承祀之耳。

(二) 倫理學

甲 天地萬物一體之仁

橫渠於學堂雙牖。右書訂頑。左書砭愚。伊川曰。是起爭端。改訂頑曰西銘。改砭愚曰東銘。東西銘者。倫理之總要而教學之根本也。西銘規模尤大。故周子太極圖說之於哲學。橫渠西銘之於倫理。其功並爲至偉。太極圖說。綜古來聖賢所言宇宙創造之理。西銘。綜古來聖賢所示人生至善之鵠。蓋天地萬物。其理本一。惟廓然大公。無一毫有我之私。而後融化洞澈。物我無間。可以契仁之體。西銘卽善言此仁之體者也。故楊龜山曰。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。或問朱子西銘仁孝之理。朱子曰。他不是說孝。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。事親底道理。便是事天底樣子。天地間本是一理。萬物卽一理之所分。人本與天地同大。因其自小。所以不能全乎仁。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。便是與天地萬物同體。此西銘之所謂仁也。今錄西銘全文如下。

乾稱父。坤稱母。予茲藐焉。乃混然中處。故天地之塞。吾其體。天地之帥。吾其性。民吾同胞。物吾與也。大君者。吾父母宗子。其大臣。宗子之家相也。尊高年。所以長其長。慈孤弱。所以幼吾幼。聖其合德。賢其秀也。凡天下疲癯殘疾。惇獨鰥寡。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。也。于時

保之子之翼也。樂且不憂。純乎孝者也。違曰悖德。害仁曰賊。濟惡者不才。其踐形惟肖者也。知化則善述其事。窮神則善繼其志。不愧屋漏爲無忝。存心養性爲匪懈。惡旨酒。崇伯子之顧養。育英才。穎封人之錫類。不弼勞而底豫。舜其功也。無所逃而待烹。申生其恭也。體其受而歸全者。參乎。勇於從而順令者。伯奇也。富貴福澤。將以厚吾之生也。貧賤憂戚。庸玉女於成也。存吾順事。沒吾寧也。

程子曰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。又曰。訂頑之言。極純無雜。秦漢以來。學者所未到。又曰。西銘某得此意。只是須得子厚筆力。他人無緣做得。孟子以後。未有人及此。朱子西銘論曰。天地之間。理一而已。然乾道成男。坤道成女。二氣交感。化生萬物。則其大小之分。親疎之等。至於千百千萬而不能齊也。不有聖賢者出。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。西銘之作。意蓋如此。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。可謂一言以蔽之矣。蓋以乾爲父。以坤爲母。有生之類。無物不然。所謂理一也。而人物之生。血脈之屬。各親其親。各子其子。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。一統萬殊。則雖天下一家。中國一人。而不流於兼愛之弊。萬殊而一貫。則雖親疎異情。貴賤異等。而不枯於爲我之私。此西銘之大指也。觀其推親親之厚。以大無我之公。因事親之誠。以明事天之道。蓋無適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。夫豈專以民吾同胞。長長幼幼爲理一。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。然後知其分之殊哉。且所謂稱物平施者。正謂稱物之宜。以平吾之施云爾。若無稱物

之義。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。按西銘首尾貫通。天人一體。東銘則戒戲言戲動。過言過動。以示修身之要者也。

乙 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

程伊川朱晦庵皆言有氣質之性與本然之性兩種。大抵本之橫渠所謂天地之性氣質之性。橫渠尤重變化氣質。朱子曰。氣質之說。起自張程。極有功聖門。有補後學。前此未曾說到。故張程之說立。諸子之說定矣。正蒙誠明篇曰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。故氣質之性。君子有弗性者焉。蓋天命之所流行。賦與萬物而純粹至善者曰天地之性。氣聚成形。其氣質有純駁偏正之異者。曰氣質之性。若能變化氣質。則天地之性。不失其初。而能復於本然之善矣。然本然之性。非離氣質而別存。氣質之性。亦非純出於惡。惟氣質有所雜糅。故不能一於善耳。學者當變化其氣質之惡。以進於善。又當充其所謂善者焉。故曰人之剛柔緩急。有才與不才。氣之偏也。天本參和不偏。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。則盡性而天矣。性未成則善惡混。故魯齋而繼善者。斯爲善矣。惡盡去則善因以亡。故舍曰善。而曰成之者性。誠明篇又曰。湛一氣之本。攻取氣之欲。口腹於飲食。鼻舌於臭味。皆攻取之性也。知德者屬厭而已。不以嗜欲累其心。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。同上蓋惡之所起。由於氣之有偏。審其本末大小而善反之。斯可矣。然如何而後可以善反。則不外以德勝氣。以致於中道之善。故

曰。德不勝氣。性命於氣。德勝其氣。性命於德。窮理盡性。則性天德。命天理。氣之不可變者。獨死生修夭而已。故論死生則曰有命。以言其氣也。語富貴則曰在天。以言其理也。此大德之所以必受命。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。同朱子釋之曰。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。自家之德。若不能有以勝其氣。則只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。若是德有以勝其氣。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。皆是德。故窮理盡性。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。其所以賦予我者。皆天之理。氣之不可變者。惟死生修夭而已。蓋死生修夭。富貴貧賤。這却還他氣。至義之於君臣。仁之於父子。所謂命也有性焉。君子不謂命也。這個却須由我不由他。欲去氣稟之偏。要須是以德勝氣。能以德勝氣。而合於中道。斯爲善也。故曰。極善者須以中道。方謂極善。故大中謂之皇極。蓋過則便非善。不及亦非善。語錄至於所以以德勝氣。所以去偏就中。又終不出一心之作用。橫渠所謂心統性情者此也。

橫渠至是乃謂學者修養之功。莫先於變化氣質。能變化氣質者。亦是此心而已。故曰爲學大益。在自能變化氣質。不爾卒無所發明。不得見聖人之奧。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。變化氣質。與虛心相表裏。義理窟又曰。變化氣質。孟子曰。居移氣。養移體。況天下之大居者乎。居仁由義。自然心和而體正。更要約時。但拂去舊日所爲。使動作皆中禮。則氣質自然全好。禮曰。心大體胖。心既弘大。自然舒大而樂也。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。則不立。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。

大則入於隘。須寬而敬。大抵有諸中者必形外。故君子心利則氣和。心正則氣正。其始也固亦須矜持。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。爲履以重其足。至於盤盂几杖爲銘。皆以慎戒之。理窟化氣質。雖一心作用。又待師友講勸而成者也。

第六章 程明道

生於宋仁宗明道元年卒於哲宗元豐八年五十四

程顥。字伯淳。洛陽人。踰冠中進士第。調鄆縣主簿。南山有石佛。歲傳其首放光。遠近聚觀。謂其僧曰。吾有職事。俟復見。爲吾取其首來觀之。自是光不復見。改上元縣主簿。移澤州晉城令。熙寧初。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。監察御史裏行。神宗素知其名。每召見。從容諮訪。將退則曰。卿可類來。欲常相見耳。務以誠意感動人主。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。神宗俯身拱手曰。當爲卿戒之。前後進說。未有一語及於功利。嘗極陳治道。神宗曰。此堯舜之事。朕何敢當。明道愀然曰。陛下此言。非天下之福也。王安石執政。議更法令。言者攻之甚力。明道被旨赴中堂議事。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。明道徐曰。天下事非一家私議。願平氣以聽。安石爲之媿屈。新法旣行。明道言智者若禹之行水。行所無事。自古興治立事。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。而能有成者。就使僥倖小成。而興利之臣日進。尙德之風浸衰。尤非朝廷之福。乞去言職。安石本與之善。及是雖不合。猶敬其忠信不深怒。但出提點京西刑獄。歷官皆有惠政。哲宗立。召爲宗正丞。未行而卒。明道資性過人。而充養有道。和粹之氣。盎於面背。門人交友從之數

十年。未嘗見其忿厲之容。遇事優僞。雖當倉卒。不動聲色。自十五六時。與弟正叔聞汝南周茂叔論學。遂厭科舉之習。慨然有求道之志。泛濫於諸家。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。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。文潞公採衆議而爲之表。其墓曰明道先生。有文集。語錄。合在二程全書中。考正大學一篇。以爲孔氏之遺書。蓋大學本在禮記中。二程始以與中庸論孟號爲四書。明道以大學錯簡。爲之定正。伊川亦別有定本。朱子因之作改定大學章句焉。

(一) 宇宙觀

明道之宇宙論。亦本於易。雖未嘗言太極。而以乾元一氣爲宇宙之根本。易謂由太極生陰陽兩儀。由陰陽生萬物。明道承其說曰。天地之大德曰生。天地網緼萬物化生。二程全書十二綱緼卽是陰陽二氣交感。又明二氣相待而成。曰獨陰不成。獨陽不生。一全書故天地二氣相交。則萬物繁育。天道生之。地道成之也。故曰地氣不上騰。則天氣不下降。天氣降至地。地中生物皆天氣。唯無成代有終者。地道。十二全書又曰萬物本於天。又曰萬物成形於地。五全書又曰天只主施成之者地。七全書凡人類禽獸草木。莫非乾元一氣所生。而二氣交感。有偏正之差耳。故曰人與物但氣有偏正。得陰陽之變者爲鳥獸草木。夷狄受正氣者爲人。一全書人類萬物。受氣既同。不惟同受形體。並同受心靈。人尤得其中耳。故曰天地間非獨人爲至靈。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。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。上同然則宇宙萬物同一元氣。偏正有差。斯靈蠢殊。

致。於是謂天地莫非陰陽相待之迹。曰。天地萬物。理無獨有對。皆自然而然。全書又曰。萬物莫不有對。一陰一陽。一善一惡。陽長則陰消。善增則惡滅。同上又由宇宙間陰陽相待之大法。以論善惡皆天理。曰。事有善有惡。皆天理也。天理中物須有美惡。蓋物之不齊。物之情也。但當察之。不可自入於惡。流爲一物。全書又曰。天下善惡皆天理。謂之惡者非本惡。但或過或不及。便如此。如楊墨之類。明道之論善惡。實由其宇宙觀推之。陰陽二者。終古並行。故謂橫渠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。有所未安。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也。然則所謂善惡本是一體。就其過不及而謂之爲惡。就其過不及之中而謂之爲善。是明道之意也。

(二) 倫理說

一、性說 明道始詳論氣質之性。其所言生之謂性一節。朱子與門人論之至悉。蓋其言頗有不易解者。茲列其原文。而後略釋其意。明道曰。

生之謂性。性卽氣。氣卽性。生之謂也。人生氣稟。理有善惡。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。有自幼而善。有自幼而惡。是氣質然也。善固性也。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。蓋生之謂性。人生而靜。以上不究說。纔說性時。便已不是性也。凡人說性。只是說繼之者善也。孟子言人性善是也。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。猶水流而就下也。皆水也。有流而至海。終無所污。此何煩人力之爲也。有流而未遠。固已漸濁。有出而甚遠。方有所濁。有濁之多者。有

濁之少者。清濁雖不同。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。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。故用力敏勇則疾清。用力緩怠則遲清。及其清也。則卻只是元初水也。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。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。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。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。此理天命也。順而循之則道也。循此而脩之。各得其分則教也。

明道謂生之謂性。性卽氣。氣卽性者。以萬物悉受此乾元之一氣而生。有生莫不受氣。受氣則莫不有性。人爲萬物之靈。謂其性善於萬物則可矣。然仍是相對之善。人類萬物。善惡差等。自然不齊。此爲宇宙之真相。故不謂性有清虛絕對之善也。宇宙之真相卽是理。故曰人生氣稟。理有善惡。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生。蓋善則中節之謂。惡則過不及之謂。無善則無惡。無惡則無善。豈是二物也。故曰善固性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。緣受氣卽有性矣。乃更明己之所言。是氣質之性。凡人說繼善之性。及孟子道性善。並是人生而靜以上本然之性。與今茲所立言者不同。卒乃謂氣質之惡。可以教訓人事變化。比之水之清濁。清濁同是一水。善惡同是一性。惡者可善。濁者可清。在乎人力澄治之功。天道教。皆是物也。明道未顯言本然之性。故學者疑其未備。張橫渠嘗與明道論定性功夫。明道答以書。甚能超然契於至善之本。所謂定性書者也。其言曰。所謂定者。動亦定。靜亦定。無將迎。無內外。苟以外物爲外。牽己從之。是以己性爲有內外。且以己性爲隨物於外。則當其在外時。何者爲

在內。是有意絕外誘。不知性無內外也。既以內外爲二本。則又惡可遽語定哉。夫天地之常。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。聖人之常。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。故君子之學。莫若廓然而大公。物來而順應。此明道發明主靜之說。而立至善之標準者也。夫能廓然大公。物來順應。則其心與天地同量。性安有不定者哉。

二、仁說 明道最善言仁。仁之義至廣至大。而亦無乎不在。故曰。觀雞雛可以觀仁。蓋豈惟雞雛。盈天地間。並育並行。莫不足觀仁也。又曰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。惻隱之心。仁之端也。由此惻隱之端擴而充之。則是仁而已矣。乃綜論仁之全體曰。若夫至仁。則天地爲一身。而天地之間。品物萬形。爲四肢百體。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。聖人仁之至也。獨能體是心而已。曷嘗一離多端。而求之自外乎。故能近取譬者。仲尼所以示子貢求仁之方也。醫書以手足風頑。謂之四體不仁。爲其疾痛不以累心故也。夫手足在我。而疾痛不與知焉。非不仁而何。世之忍心無恩者。其自棄亦若是而已。全書又曰。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。此言最善名狀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。莫非己也。認得爲己。何所不至。全書此言最切近。而氣象甚大。然明道言仁。尤莫善於識仁篇。其言曰。學者須先識仁。仁者渾然與物同體。義禮信智皆仁也。識得此理。以誠敬存之而已。不須防檢。不須窮索。若心懈則有防心。苟不懈何防之有。理有未得。故須窮索。存久自明。安待窮索。此道與物無對。大不足以明之。天地之用。皆

我之用。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。須反身而誠。乃爲大樂。若反身未誠。則猶是二物有對。以己合彼。終未有之。又安得樂。訂頑意思。乃備言此體。以此意存之。更有何事。必有事焉而勿正。心勿忘。勿助長。未嘗致纖毫之力。此其存之道。若存得便合有得。蓋良知良能。元不喪失。以昔日習心未除。卻須存習此心。久則可奪舊習。此理至約。惟愚不能守。既能體之而樂。亦不患不能守也。全書 識仁篇先說仁與物同體。以見仁之大。後乃言識之方。在於隨事精察。勿忘勿助。能識仁體。自有萬物皆備之樂。學者加以存養之功。久則可庶幾於此矣。

三、致良知。良知良能之說。始於孟子。明道亦數言之。故嘗曰。良知良能。皆無所由。乃出於天。不繫於人。全書 此以良知良能爲天所賦。人所受。不待學習而能。亦孟子仁義固有之說也。樂記曰。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。性之欲也。不能反躬。天理滅矣。蓋出於天者。卽是天理。繫於人者。不免人欲。人欲所蔽。良心以微。故曰。人心莫不有知。唯蔽於人欲。則亡天德也。全書 然則學者修養之道。惟在去其人欲。以復此良知良能之天理耳。王陽明專言致良知。本於明道之意者爲多。

第七章 程伊川

生於仁宗明道二年卒於徽宗大觀元年七十五

二程開洛學之宗。然明道早卒。若非伊川。則洛學之統且中衰矣。劉蕺山嘗曰。小程子大而未化。然發明有過於其兄者。小程子學者。初稱廣平先生。後居伊陽。始稱伊川。伊川名頤。字

正叔年十八。上書闕下。勸仁宗黜世俗之論。以王道爲心。遊太學。胡安定。瑗。試諸生。以顏子所好何學論。得伊川論大驚。延見處以學職。同學呂原明希哲。卽以師禮事之。治平熙寧間。大臣屢薦皆不起。哲宗初。擢崇政殿說書。士人歸其門者甚盛。伊川亦以天下自任。議論褒貶。無所顧忌。時蘇軾在翰林。有重名。一時文士多歸之。其徒不樂拘檢。以伊川爲迂。兩家門下。迭起標榜。遂分黨爲洛蜀。伊川爲學。本於至誠。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。疏通簡易。不爲矯異。其接學者。以嚴毅嘗。瞑目靜坐。游定夫。楊龜山。立侍不敢去。久之乃顧曰。日暮矣。姑就舍。二子者退。則門外雪深尺餘矣。明道嘗謂曰。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。吾弟也。若接引後學。隨人才而成就之。則予不得讓焉。有易傳文集經說語錄等。

(一) 宇宙論

伊川嘗謂張繹曰。我昔爲明道先生行狀。我道與明道同。異時欲知我道者。求之此文可也。蓋伊川學說。多同於明道。茲特就伊川所獨得者述之。明道之學。每以綜合爲體。伊川之學。每以分析立說。此二程所由大同小異者也。後來陸王學派。近於明道。朱子學派。近於伊川。故明道之宇宙觀。爲氣一元論。伊川之宇宙觀。爲理氣二元論。朱子承伊川其說益密。要之理氣二元說。是伊川先啟之也。伊川曰。離了陰陽便無道。所以陰陽者是道也。陰陽氣也。氣是形而下者。道是形而上者。形而上者。則是理也。二程全書十六此謂道卽理。又曰。天地之道。至順

而已矣。先天不違，亦順理而已矣。全書四十一理與氣雖有形上形下之別，然二者亦不相離。故因天地之造化以明之曰：有理則有氣，有氣則有理。鬼神者數也，數者氣之用也。同上又就物名以論理，氣曰物之名義，與氣理貫通。夫天之所以爲天，本何爲哉？蒼蒼焉耳矣。其所以名之曰天，蓋自然之理也。名出於理，音出於氣，字書由是不可勝窮矣。同上此言理爲萬物所同，氣則有清濁厚薄之別，以名喻理之一，以音喻氣之殊。又曰：天地日月，其理一致。月受日光而不爲虧，月之光乃日之光也。地氣不上騰，天氣不下降。天氣下降，至於地中，生育萬物者，乃天之氣也。同上蓋假日月二物，以喻理之通于萬物也。然至朱子而後理氣之說始詳矣。伊川論宇宙之化育，雖就陰陽之氣推之，而實本於自然之道。故曰：一陰一陽之謂道。道非陰陽也，所以一陰一陽道也。全書四十四然自然之道，日新不已，其生生不窮，而非有取於故也。故曰：道則自然生萬物。今夫春生夏長，了一番皆是道之生，後來之生成，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，後來却要生長。道則自然不息。全書十六又申之曰：真元之氣，氣之所由生，不與外氣相雜。但以外氣涵養而已。若魚之在水，魚之性命，非是水爲之，但必以水涵養。魚乃得生耳。人居天地氣中，與魚在水無異。至於飲食之養，皆是外氣涵養之道。出入之息者，闔闢之機而已。所出之息，非所入之氣，但真元自能生氣，所入之氣，正當闔時隨之而入，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。若謂既反之氣，復將爲方伸之氣，必資於此，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。天地之化，自然生

生不窮。更復何資於既斃之形。既返之氣。以爲造化。近取諸身。其闔闢往來。見之鼻息。然不必須假吸復入。以爲呼氣。則自然生。人氣之生生於貞元。天地之氣。亦自然生生不窮。至如海水陽盛而涸。及陰盛而生。亦不是將已涸之氣。却生水。自然能生。往來屈伸。只是理也。盛則便有衰。晝則便有夜。往則便有來。天地中如洪爐。何物不銷鑠。按真元卽是理。屈伸往來是氣。往而必來。屈而必伸。是理。理是能生。氣是所生。能生者生生不已。故氣自然不窮。不必以前氣復爲後氣。致能所倒置也。又論陰陽變化無窮之妙。曰。天地之化。既是二物。必動已不齊。譬之兩扇磨行。便其齒齊不得。齒齊既動。則物之出者。何可得齊。轉則齒更不復得齊。從此參差萬變。巧歷不能窮也。全書 伊川謂人爲萬物之靈長。不異明道。以爲天地儲精。得五行之秀者爲人。又謂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。純氣爲人。繁氣爲他物也。

(二) 倫理說

一性說 伊川性說。比於明道益密。亦本性善說。顏子所好何學論曰。天地儲精。得五行之秀者爲人。其本也真而靜。其未發也。五性具焉。形既生矣。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。其中動而七情出焉。曰喜怒哀懼愛惡欲。情既熾而益蕩。其性鑿矣。蓋伊川早年。已得子思孟子論性之精意如此。又曰。性無不善。而有不善者才也。性卽是理。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。才稟於氣。氣有清濁。稟其清者爲賢。稟其濁者爲愚。全書 就性卽理而論。自無聖賢愚不肖之

別就氣稟而論。則不免有清濁善不善之分。故謂生之謂性。是只說氣稟。曰性字不可一槩論。生之謂性。止訓所稟受也。天命之謂性。此言性之理也。今人言天性柔緩。天性剛急。言天成皆生來如此。此訓所稟受也。全書二又曰性相近也。性一也。何以言相近。曰此只言氣質之性也。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。性安有緩急。此言性者。生之謂性也。全書十九蓋伊川至是亦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爲二種。與橫渠同。乃曰論性不論氣不備。論氣不論性不明。全書七亦有引作明道說者。於是。以爲性之本。謂之命。性之自然者。謂之天。自性之有形者。謂之心。自性之有動者。謂之情。其實一也。情則有善不善矣。伊川言性。蓋性氣並論。性說於以大備。嘗曰。孟子言性之善。是性之本。孔子言情相近。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。又謂揚雄韓愈言性皆是才。伊川實博稽古來聖賢之說。而後自成其性說焉。

二知行合一論 王陽明力主知行合一之說。然伊川實先發之。其言曰。知至則當至之。知終則當遂終之。須以知爲本。知之深。則行之必至。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。知而不能行。止是知得淺。雖飢不食。烏喙人不蹈水火。止是知也。人不爲善。只是不知。全書十六蓋知之則未有不能行者矣。惟王陽明論知行合一。重在行。伊川則似重在知。故曰。君子以識爲本。行次之。今有人焉。力能行之。而識不足以知之。則有異端者出。彼將流宕而不知反。內不知好惡。外不知是非。雖有尾生之信。曾參之孝。吾弗貴矣。全書二此伊川與陽明之所以異也。

三致知格物。伊川嘗曰。涵養須在敬。進學則在致知。蓋致知格物者。爲學之要義也。故曰。

學莫大於致知。養心莫大於禮義。全書以禮義養心。卽是敬也。又答人問學曰。莫先於正心。

誠意。誠意在致知。致知在格物。格至也。如祖考來格之格。凡一物上有一理。須是窮致其理。

窮理亦多端。或讀書講明義理。或論古今人物。別其是非。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。皆窮理也。

全書十九窮理卽是格物。格物卽是致知。或問格物須物物而格。抑格一物可通衆理。答曰。怎生

便會該通。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。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。須是今日格一件。明日又格一件。

積習既多。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。同上伊川格物說。後朱子取之。蓋重在經驗上立論者也。

伊川又分知爲二種。曰。見聞之知。非德性之知。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。今之所謂博物多能

者是也。德性之知。不假見聞。全書二德性之知。殆卽所謂良知良能。雖與經驗所得有別。然

亦必有以致之。故曰。知者吾之所固有。然不致則不能得之。而致知必有道。故曰。致知在格

物。同上又曰。致知在格物。非由外鑠我也。我固有之也。因物有遷迷而不知。則天理滅矣。故聖

人欲格之。同上蓋格物乃能致知。見聞之知與德行之知。有相待而成者矣。

四主敬。伊川教人進德修業。不出涵養須用敬。進學則在致知二語。致知已如前述。敬者

修己制內之極功。故曰。切要之道。無如敬以直內。全書十九又曰。敬則無己可克。學者始則須絕

四。全書十六入敬之道。始於威儀。而進於主一。故曰。威儀嚴肅。非敬之道。但致敬須從此入。同上又

曰。但惟是動容貌。整思慮。則自然生敬。敬只是主一也。主一則既不之東。又不之西。如是則只是中上。凡閑邪存誠。皆敬之事。故曰。敬是閑邪之道。閑邪存其誠。雖是兩事。然亦只是一事。閑邪則誠自存矣。天下有一箇善。一箇惡。去善卽是惡。去惡卽是善。全書十九大抵能居敬則善自來。是以敬爲百事之本也。

第八章 二程同時之性情說

二程之時。道學方興。學者多究心於性命之際。其論性情者固已衆矣。雖文章之士。猶往往致意於此。惟歐陽修作性辨。以爲性者聖人之所罕言。六經之所不論。論之無益。殆有見於當時言性者之紛紛而爲是言耶。茲掇錄其最著者一、二家於此。

一司馬光 司馬君實之於學。亦甚博大。時與邵張二程諸人往還講論。然不喜孟子。故作疑孟。而好揚雄文中子之書。爲潛虛以擬太玄。其論性說者以爲近於揚雄。嘗作性辨。畧謂孟子以爲人性善。其不善者。外物誘之也。荀子以爲人性惡。其善者。聖人教之也。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。夫性者人之受於天所以生者也。善與惡必兼有之。猶陰與陽也。雖聖人不能無惡。雖愚人不能無善。其所受有多少之殊耳。善至多而惡至少者爲聖人。惡至多而善至少者爲愚人。善惡相半者則爲中人。又疑孟曰。告子云。性之無分於善不善。猶水之無分於東西。此告子之言失也。水之無分於東西。謂平地也。使其地東高而西下。西高而東下。

豈決導所能致乎。性之無分於善不善。謂中人也。瞽瞍生舜。舜生商均。豈陶染所能變乎。孟子曰。人無有不善。此孟子之言失也。丹朱商均。自幼及長。所日見者堯舜也。不能移其惡。豈人之性無不善乎。

二王安石 王介甫始亦爲儒家之學。故言仁義貴王賤霸。而欲施周官之治於當世。至新法之病。而論者訾之。嘗作原性。非孟荀揚韓四家曰。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。而五行非太極也。性者五常之太極也。而五常不可謂之性。此吾所以異於韓子。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。而曰天下之性。惡焉而已矣。五者之謂性。而惡焉者。豈五者之謂哉。孟子言人之性善。荀子言人之性惡。夫太極生五行。而後利害生焉。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。性生乎情。有情然後善惡形焉。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。此吾所以異於二子。孟子以惻隱之心。人皆有之。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。就所謂性者如其說。必也怨毒忿戾之心。人皆無之。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。而人果皆無之乎。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。以其在內也。夫惻隱之心。與怨毒忿戾之心。其有感於外。而後出於中者。有不同乎。荀子曰。其爲善者僞也。就所謂性者。如其說。必也惻隱之心。人皆無之。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。而人果皆無之乎。荀子曰。陶人化土而爲埴。埴豈土之性也哉。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。惟土有埴之性焉。烏在其爲僞也。且諸子之所言。皆吾所謂情也。習也。非性也。揚子之言爲似矣。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。古者有

不謂喜怒哀惡欲情者乎。喜怒哀惡欲而善。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。義也。喜怒哀惡欲而不善。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。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。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。又性情辨曰。性情一也。世有論者曰。性善情惡。是徒識性情之名。而不知性情之實也。喜怒哀樂好惡欲。未發於外而存於心。性也。喜怒哀樂好惡欲。發於外而見於行。情也。性者情之本。情者性之用。故吾曰性情一也。彼曰性善無它。是嘗讀孟子之書。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。彼曰情惡無它。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。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。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。接於物而後動焉。動而當於理則聖也。賢也。不當於理則小人也。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。爲外物之所累。而遂入於惡也。因曰情惡也。害性者情也。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。而遂入於善者乎。蓋君子養性之善。故情亦善。小人養性之惡。故情亦惡。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。莫非情也。小人之所以爲小人。莫非情也。彼論之失者。以其求性於君子。求情於小人耳。自其所謂情者。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。舜之聖也。象喜亦喜。使舜當喜而不喜。則豈足以爲舜乎。文王之聖也。王赫斯怒。當怒而不怒。則豈足以爲文王乎。舉此二者而明之。則其餘可知矣。如其廢情。則性雖善。何以自明哉。誠如今論者之說。無情者善。則是若木石者尙矣。是以知性情之相須。猶弓矢之相待而用。若夫善惡。則猶中與不中也。曰。然則性有惡乎。曰。孟子曰。養其大體爲大人。養其小體爲小人。揚子曰。人之性

善惡混。是知性可以爲惡也。介甫以性情爲一。類於劉向性情相應說。至謂可適於善。可適於惡。則類揚雄也。

三蘇軾。朱子以近世蘇東坡胡文定公之言性。皆類告子。蓋以性爲無善無不善也。東坡易傳曰。古之君子。患性之難見也。故以可見者言性。以可見者言性。皆性之似也。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。不善者日消。有不可得而消者焉。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。善者日消。有不可得而消者焉。夫不可得而消者。堯舜不能加焉。桀紂不能逃焉。是則性之所在也。又曰。性之所在。庶幾知之。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。又曰。陰陽交而生物。道與物接而生善。物生而陰陽隱。善立而道不見矣。故曰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又曰。昔於孟子以爲性善。以爲至矣。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。孟子之於性。蓋見其繼者而已矣。夫善性之效也。孟子未及見性。而見其性之效。因以所見者爲性。猶火之能熟物也。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。夫熟物則火之效也。東坡之言亦甚辨。然孟子是言性之本。非但言性之效也。東坡又非揚雄之言性善惡混。爲性與才相混。故曰。夫善惡者。性之所能之。而非性之所能有也。且夫言性者。安以其善惡哉。雖然。揚雄之論。則固已近之。曰。人之性善惡混。修其善則爲善人。修其惡則爲惡人。此其所以異者。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。而以爲善惡皆出乎性也而已。又申論善惡之說爲性所本無。曰。夫太古之初。本非有善惡之論。唯天下之所同安者。聖

人指以爲善。而一人之所獨樂者。則名以爲惡。天下之人。固將卽其所樂而行之。孰知聖人。唯其一人之獨樂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。是以有善惡之辨。而諸子之意。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。不已疎哉。卒又以情爲性。與王介甫之意略同。要之東坡言性。實自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一語所衍而成者也。

已上三家論性。大抵略近告子揚雄。雖亦欲折衷衆家。而究其所論。多屬於才而罕見及性命之本。東坡尤故爲不可言不可見之說。閃倏滉漾。不可捉捕。蓋又雜於禪。朱子特以著之雜學辨中。三家之學。殆皆未能洞徹天人一貫之大原。故立論不能無所闕也。

第九章 程門諸子

程門自龜山三傳而得朱子。程學益大。故今述朱子以前。程學諸子。有嘗及二程之門者。有受業程子門人者。要皆舉其最著者焉。

程門以謝上蔡良佐。楊龜山時。游廬山。醉呂藍田大臨。並號四先生。然廬山遺書不傳。蓋程門諸子。多雜於禪。上蔡尤甚。而游楊並所不免。今述上蔡龜山藍田三先生及他程學諸子於下。

一 謝上蔡

謝良佐。字顯道。壽春上蔡人。明道知扶溝事。上蔡往從之。明道謂人曰。此秀才展拓得開。將

來可望。一說上蔡初見明道。自負該博。舉史書不遺一字。明道曰。賢却記得許多。可謂玩物喪志。上蔡聞之。汗流浹背。因止記誦之學。從事涵養。後復學於伊川。嘗與伊川別一年。復見問其所進。曰。但去得一矜字耳。伊川曰。何故。曰。檢點病痛。盡在此處。伊川歎曰。所謂切問而近思者也。顯道登元豐八年進士。徽宗時召對。求監局。得西京竹木場。坐口語下獄。廢爲民。朱子謂上蔡說仁是覺。分明是禪。伊川之門。上蔡自禪學來。其說亦有差。今傳上蔡語錄三卷。後象山橫浦之學。皆略近於上蔡云。

明道嘗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。故謂天地生生之大德曰仁。上蔡承之以心爲仁。且言仁者活物非死物也。其說曰。心者何也。仁是己。仁者何也。活者爲仁。死者爲不仁。今人身體麻痺。不知痛癢。謂之不仁。桃杏之核。可種而生者。謂之仁。言有生之意。推此仁可見矣。學者佛者。知此謂之見性。遂以爲了。故終歸妄誕。聖門學者。見此消息。必加功焉。故曰。回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雍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仁操則存。舍則亡。語錄上又論仁與天理之關係曰。仁者天之理。非杜撰也。故哭死而哀。非爲生也。經德不回。非干祿也。言語必信。非正行也。天理當然而已矣。當然而爲之。是爲天之所爲也。聖門學者。大要以克己爲本。克己復禮。無私心焉。則天矣。同上上蔡所謂杜撰。卽是人欲。天理卽是仁。杜撰卽是不仁也。故又曰。所謂天理者。自然底道理。無毫髮杜撰。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方乍見時。其心怵惕。卽

所謂天理也。要譽於鄉黨朋友。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。惡其聲而然。卽人欲耳。天理與人欲相對。有一分人欲。卽滅却一分天理。有一分天理。卽勝得一分人欲。人欲攙肆。天理滅矣。任私用意。杜撰做事。所謂人欲肆矣。同上此上蔡本克己復禮爲仁之說。用孟子惻隱爲仁之端之義。以明順其良心而行。斯合於天理。並合於仁矣。

上蔡論鬼神祭祀之理。以爲祖宗精神。卽是自家精神。朱子嘗取之。又曰。動而不已其神乎。滯而有迹其鬼乎。往來不息神也。擢仆歸根鬼也。致生之故其鬼神。致死之故其鬼不神。何也。人以爲神則神。以爲不神則不神矣。知死而致生之不智。知死而致死之不仁。聖人所以神明之也。語錄又言敬是常惺惺法。則近於禪矣。

二 楊龜山

生於宋仁宗皇祐五年卒於高宗紹興五年年八十三

明道喜龜山。伊川喜上蔡。然龜山獨享耆壽。遂爲南渡洛學大宗。朱晦庵張南軒呂東萊之學。皆其所自出。然龜山之夾雜異學。故不下於上蔡也。

楊時字中立。南劍將樂人。熙寧九年進士。調官不赴。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。明道喜甚。每言楊君會得最容易。其歸也。目送之曰。吾道南矣。明道沒。又見伊川於洛。年已四十。事伊川愈恭。橫渠著西銘。龜山疑其近於兼愛。與伊川辯論往復。聞理一分殊之說。始豁然無疑。由是浸淫經書。推廣師說。歷仕州郡。並有治績。召爲侍講。多所獻納。伊川自涪州謫居歸。學者凋

落。多從事佛學。惟龜山上蔡不變。其卒諡曰文靖。學者稱龜山先生。有龜山集三十五卷。三經義辨語錄等。

龜山之哲學。與明道同爲氣一元論。言通天地只是一氣。宇宙間千態萬狀。不外一氣之離合聚散而已。張橫渠亦近此。蓋一元氣是宇宙之實體。其生滅變化。則實體之現象也。故論死生如冰之釋於水。又以儒教性說與佛說比較曰。總老言即常總當時名僧經中說十識。第八庵

摩羅識。唐言白淨無垢。第九阿賴耶識。唐言善惡種子。白淨無垢。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。言性善可謂探其本。言善惡混。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。荆公蓋不知語錄據此則龜山亦持性善

論者也。又謂格物致知以得修齊治平之道而行之以誠。蓋合中庸與大學之說而一之。其言曰。致知必先於格物。物格而後知至。知至斯知止矣。此序也。蓋格物所以致知。格物而至於物格。則知之者至矣。所謂止者。乃其至處也。自修身推而至於平天下。莫不有道焉。而皆以誠意爲主。苟無誠意。雖有其道不能行。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。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。一者何。誠而已。蓋天下國家之大。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。然則非格物致知。烏足以知其道哉。大學所論誠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國家之道。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。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。則先王之典章法物。皆虛器也。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雉麟趾之意。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。正謂此爾。文集答學者自餘所論。大抵二程之緒也。

三 呂藍田

呂大臨。字與叔。藍田人。與兄大忠字晉伯。大鈞字和叔。並游張程之門。與叔初學於橫渠。橫渠卒。乃東見二程。與叔故深淳近道。而以防檢窮索爲學。明道語之以識仁。且以不須防檢。不須窮索開之。與叔默識心契。豁如也。作克己銘以見志。始與叔博極羣書。至是涵養益粹。言如不出口。粥粥若無能者。嘗賦詩曰。學如元凱方成癖。文到相如始類俳。獨立孔門無一事。只輸顏子得心齋。伊川贊之曰。古之學者。唯務養性情。其他則不學。今爲文者。專務章句。悅人耳目。非俳優而何。此詩可謂得本矣。元祐中爲太學博士。秘書省正字。卒年四十七。有文集。詩說大學說中庸說等。

與叔與程子問答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節。卽起豫章延平看未發以前氣象宗旨。此於宋學至有關係。茲具錄之。

與叔曰。中者道之所由出。程子曰。此語有病。與叔曰。論其所同。不容更有二名。別而言之。亦不可混爲一事。如所謂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又曰。中者天下之大本。和者天下之達道。則性與道。大本與達道。豈有二乎。程子曰。中卽道也。若謂道出於中。則道在中內。別爲一物矣。所謂論其所同。不容更有二名。別而言之。亦不可混爲一事。此語固無病。若謂性與道。大本與達道。可混而爲一。卽未安。在天曰命。在人曰性。循性曰道。性也。命也。道也。

各有所當。大本言其體。達道言其用。體用自殊。安得不爲二乎。與叔曰。旣云率性之謂道。則循性而行莫非道。此非性中別有道也。中卽性也。在天爲命。在人爲性。由中而出者莫非道。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。程子曰。中卽性也。此語極未安。中也者。所以狀性之體段。如稱天圓地方。遂謂方圓爲天地可乎。方圓旣不可謂之天地。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。如中旣不可謂之性。則道何從稱出於中。蓋中之爲義。自過不及而立名。若只以中爲性。則中與性不合。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。却爲近之。子居和與叔曰。不倚之謂中。不雜之謂和。程子曰。不倚之謂中。甚善。語猶未瑩。不雜之謂和。未當。與叔曰。喜怒哀樂之未發。則赤子之心。當其未發。無所偏倚。故謂之中。以此心應萬物之變。無往而非中矣。孟子曰。權然後知輕重。度然後知長短。物皆然。心爲甚。此心度物。所以甚於權度之審者。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。有一物存乎其間。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。又安得如權度乎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。乃所謂允執厥中也。大臨始者有見於此。便指此心名爲中。故前言中者。道之所由出也。今細思之。乃命名未當耳。此心之狀。可以言中。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。程子曰。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赤子之心。發而未遠於中。若便謂之中。是不識大本也。與叔曰。聖人智周萬物。赤子全未有知。其心固有不同矣。然推孟子所云。豈非止取純一無僞。可與聖人同乎。非謂無毫髮之異也。大臨前日所云。亦取諸此而已。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。

茫然不知所向。聖人之學。以中爲大本。雖堯舜相授以天下。亦云允執厥中。何所準則而
知過不及乎。求之此心而已。此心之動。出入無時。何從而守之乎。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
之際而已。當是時也。此心卽赤子之心。此心所發。純是義理。安得不和。前日敢指赤子之
心爲中者。其說如此。來教云。赤子之心。可謂之和。不可謂之中。大臨思之。所謂和者。指已
發而言之。今言赤子之心。乃論其未發之際。純一無僞。無所偏倚。可以言中。若謂已發。恐
不可言心。程子曰。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。是有異也。有異者得爲大本乎。推此一言。餘皆
可見。與叔曰。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。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。所謂大本之實。則先生
與大臨之言。未有異也。但解赤子之心。一句不同耳。大臨初謂赤子之心。止取純一無僞
與聖人同。孟子之義亦然。更不曲折。一較其同異。故指以爲言。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
大本也。先生謂凡言心者。皆指已發而言。然則未發之前。謂之無心可乎。竊謂未發之前。
心體昭昭具在。已發乃心之用也。程子曰。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。及求諸言。却是認
已發者爲說。辭之未瑩。乃是擇之未精。凡言心者。指已發而言。此固未當。心一也。有指體
而言者。寂然不動是也。有指用而言者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。惟觀其所見如何耳。大
抵論愈精微。愈易差也。

程門自四先生之外。當推尹和靖。焯。王福清。巖。焯字彥明。洛陽人。於洛學最爲晚出。而守師

說最醇。胡五峰以爲程氏後起之龍象。黃東發以爲不失師傅。和靖在程門天資最魯。而用志最專。朱子亦曰。和靖直是十分鈍底。被他只一個敬字做工夫。終做得成。又云。和靖不觀他書。只是持守得好。他語錄中說持守涵養處分外親切。蘋字信伯。福清人。信伯師事伊川。於其同門楊龜山輩爲後進。而龜山最許可之。以爲師門後來成就者。惟信伯也。按信伯少時常師龜山。後又而朱晦庵最貶之。其後王陽明又最稱之。全謝山曰。予讀信伯集。頗啓象山之萌芽。其貶之者以此。其稱之者亦以此。象山之學。本無所承。東發以爲遙出於上蔡。予以爲兼出於信伯。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。按信伯高宗時應詔陳言。謂堯舜禹湯文武。非傳聖人之道。傳其心也。非傳聖人之心。傳己之心也。此已開心學之緒。如震澤記善錄所載諸語。以不偏之謂中。不易之謂庸。非程子語。或問致知之要。曰宜近思。且體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。又曰。莫被中字礙。只看未發時如何。又曰。伊川言顏子非樂道。則何所樂。曰心上一毫不留。若有所樂。則有所倚。功名富貴。固無足樂。道德性命。亦無可樂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。凡此皆大與晦庵異者也。

四 胡五峯

胡宏。字仁仲。崇安人。文定公安國之季子也。父子兄弟。並一時碩學。仁仲自幼志於大道。嘗見龜山於京師。又從侯師聖於荆門。師聖字仲良。明道門人。優游衡山二十餘年。玩心神明。不舍晝夜。

張南軒師事之。學者稱五峯先生。著有胡子知言詩文集皇王大紀易外傳等。東萊以知言過於正蒙。實開當時湖湘之學統焉。

五峯之論心性。頗有自得之處。謂心無死生。性無善惡。南軒晦庵。皆以爲病。知言曰。或問心有死生乎。曰無生死。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。曰子旣知其死矣。而問安在耶。或曰何謂也。曰夫唯不死。是以知之。又何問焉。或曰未達。胡子笑曰。甚哉子之蔽也。子無以形觀心。而以心觀心。則其知之矣。朱子論之曰。心無死生。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。天地生物。人得其秀而最靈。所謂心者。乃虛靈知覺之知。猶耳目之有見聞耳。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。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。知其理一而分殊。則又何必爲是心無生死之說。以駭學者之聽乎。然五峯所謂無生死之心。亦是指虛靈知覺之性。對於形體之有生滅者言之。故謂心無生死。以言心性一致。至妙而不測者也。故曰氣之流行。性爲之主。性之流行。心爲之主。又曰有而不能無者。性之謂與。宰物不死者。心之謂與。感而無自者。誠之謂與。往而不窮者。鬼之謂與。來而不測者。神之謂與。此以心性鬼神比論。以見心體之久大而統御一切。是無死生之義也。南軒晦庵。疑其高遠非教人之道。故欲刪其說於知言之中耳。五峯論性。承子思天命謂性之說。以性爲宇宙根本原理。其義至廣。故曰大哉性乎。萬理具焉。天地由此而立矣。世儒之言性者。類指一理而言之爾。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。世儒殆指孟荀揚諸儒。五峯見性

具萬理。而先儒率以相對之善惡言性。類於僅指一理。實以性爲絕對至善也。知言又曰。或問性。曰。性也者。天地之所以立也。曰。然則孟軻氏、荀卿氏、揚雄氏。之以善惡言性也。非與。曰。性也者。天地鬼神之奧也。善不足以言之。況惡乎哉。或又曰。何謂也。曰。某聞之先君子曰。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。以其知性也。某請曰。何謂也。先君子曰。孟子之道性善云者。嘆美之辭。不與惡對也。朱子以是謂五峯主性無善惡。性無善惡。卽是以性爲絕對之善。非相對之善。故引文定公之言。謂孟子亦言性爲絕對之善也。此絕對之善。起乎善惡形象之上。爲天地所以立。然盡吾之心。則可以盡善。可以盡性。故心所以成性。其言曰。天命之謂性。性天下之大本也。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。必曰心而不曰性。何也。曰。心也者。知天地宰萬物。以成性者也。六君子盡心者也。故能立天下之大本。人至於今賴焉。朱子以成性字可疑。然五峯之意自如此。大抵近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語。五峯承文定家學。朱子特予告子言性。而謂近世蘇東坡胡文定公皆如此也。

五 李延平

朱子之學。出於李延平。延平之學。出於羅豫章。豫章名從彥。字仲素。南劍人。崇寧初見楊龜山於將樂。驚汗浹背。曰。不至此。幾枉過一生。嘗與龜山講易。至乾九四之爻。龜山曰。伊川說甚善。卽鬻田裹糧。往洛見伊川。故豫章亦程門弟子。然從龜山最久。與龜山延平。並稱南劍。

三先生。豫章操存涵養最深。故一傳於李延平而益遂。再傳於朱晦庵而理學大成矣。延平名侗。字愿中。南劍人。年二十四。聞郡人羅仲素傳河洛之學於龜山。遂往學焉。仲素不爲世所知。延平冥心獨契。於是退而屏居。謝絕世故。餘四十年。篋瓢屢空。怡然有以自適也。其始學也。默坐澄心。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。爲何如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。眞在乎是也。既得其本。則凡出於是者。雖品節萬殊。曲折萬變。莫不該攝洞貫。以次融釋。各有條理。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。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。以至經訓之微言。日用之小物。玩之於此。無一不得其衷焉。由是操存益固。涵養益熟。泛應曲酬。發必應節。其事親從兄。有人所難能者。隆興元年十月。汪應辰守閩。幣書迎延平。至之日。坐語而卒。年七十一。

朱子早年出入於釋老。及再見延平。而後以程子之學爲歸。嘗記延平事曰。李先生不著書。不作文。頽然若一田夫野老。又曰。李先生終日危坐。而神彩精明。略無墮墮之氣。又曰。先生少年豪勇。夜醉馳馬數里而歸。後來養成徐緩。雖行一日里路。常委蛇緩步。如從容室中也。又曰。李先生教人。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。未發時氣象分明。卽處事應物。自然中節。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。又曰。熹早從先生學。受中庸之書。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。未達而先生沒。余竊自悼其不敏。若窮人之無歸。聞張欽夫得衡之胡氏學。則往從而問焉。欽夫告余以

所聞亦未之省也。暇日料檢故書。得當往還書彙一編。題曰中和舊說。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。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。知其所未言者。其或不遠矣。朱子蓋自述其淵源於延平者如此。

朱子輯平日所聞於延平者。以爲問答二卷。延平之學。可於此見之。其論中庸未發之要曰。聖門之傳中庸。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餘策矣。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。又一篇之指要也。若徒記誦而已。則亦奚以爲哉。必也體之於身。實見是理。若顏子之歎。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。然後擴充而往。無所不通。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。又曰。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。然謂之未發。則不可言無也。又答朱子論夜氣曰。示論夜氣說甚詳。亦只是如此。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。卽恐有差。大率吾輩立志已定。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。略綽一見。與心會處。便是正理。若更生疑。卽恐滯礙。伊川語錄中有說明道嘗在一倉中坐。見廊柱多。因默數之。疑以爲未定。屢數愈差。遂至令一人敲柱數之。乃與初默數之數合。正謂此也。夜氣之說。所以於學者有力者。須是兼晝存養之功。不至梏亡。卽夜氣清。若且晝間不能存養。卽夜氣何有。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。又論靜坐曰。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。終日相對靜坐。只亡文字。未嘗及一雜語。先生極好靜坐。某時未有知。退入室中。亦只靜坐而已。羅先生令靜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。未發時作何氣象。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。兼亦

是養心之要。元晦偶有心恙。不可思索。更於此一句內。求之靜坐看如何。往往不能無補也。秦漢以來學者。不聞教人默坐澄心。宋以來此風始盛。延平承龜山豫章之緒。故反覆以此爲朱子言之。曰看未發之中。曰存夜養。曰靜坐。其義一也。

第十章

張南軒

生于高宗紹興三年卒于孝宗淳熙七年四十八

張栻字敬夫。號南軒。廣漢人。遷於衡陽。父浚。宋丞相。封魏國公。諡忠獻。有易解書詩禮春秋中庸解及文集等。南軒早從胡五峯問程氏學。五峯一見知其大器。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。南軒退思若有得也。五峯曰。聖門有人。吾道幸矣。南軒益自奮厲。作希顏錄以見志。歷知撫州嚴州。召爲吏部郎兼侍講。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之事。於是宰相憚之。近習尤不悅。退而家居累年。孝宗念之。詔除舊職。將有公輔之望而卒。世咸惜之。嘉泰中賜諡曰宣。有文集論語解孟子說等。

一、性說 南軒性說頗與二程橫渠相似。亦多所發明。其言曰。太極動而二氣形。二氣形而萬物化生。人與物俱本此者也。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。其善者天地之性也。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。蓋人稟二氣之正。而物則其繁氣也。人之性善。非被命受生之後。而其性施而是善也。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。初不隔其全然者耳。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。惟人全夫天地之性。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。所以異於庶物者獨在於此也。此

辨人之受性異於庶物者甚精。

二、儒佛之辨。宋儒每詳儒佛之辨。視前代爲精。南軒與問答亦論此事。問爲佛學者言人常常存此心。令日用之間。眼前常見光燦燦地。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。曰某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。其所以爲存者。固有公私之異矣。吾學操則存者。收其放心而已矣。收其放心則公理存。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。所當爲而未嘗不爲也。莫非心之所存故也。佛學之所謂存心者。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。故於其當有而不知有也。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。獨憑藉其無所爲者以爲宗。日用間將做所用。其云日用之間。眼前常見光燦燦地。是弄此爲作用也。自前一切以爲幻妄。物則盡廢。自利自私。此不知天故也。此以心之公私爲儒佛之別者也。

三、義利之辨。南軒最明於義利之辨。其言曰。學者潛心孔孟。必求其門而入。以爲莫先於明義利之辨。蓋聖賢無所爲而然也。有所爲而然者。皆人欲之私。而非天理之所存。此義利之分也。自未知省察者言之。終日之間。鮮不爲利矣。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。意之所向。一涉於有所爲。雖有淺深之不同。而其爲徇己自私。則一而已。朱子述行狀後曰。公之教人。必先使之有以察乎義利之間。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。又曰。公嘗有言曰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。至哉言也。亦可謂度前聖之所未發。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。

南軒文集集中多有言修養實踐之功者。今略述一二。如曰力貴乎壯。工夫貴乎密。若不密。雖勝於暫。終不可久。德瞻又曰主一之功。艱難曲折甚多。要耐苦辛。長遠勿舍。則漸有味。叔昌又曰理義固須玩索。然求之過當。反害於心。涵養栽培。日以深厚。則玩索處自然有力。又曰平時病痛。所貴銷磨。矯揉之。不可徒自悔恨。於胸中反添一病。遺書中所謂罪亡責躬。不可無。却不可留在胸中是也。又曰急迫之與因循。只是一病。不失之此。則失之彼。滅於東而生於西。要須本原上用功。其道莫如敬。則弊可漸滅。呂子約又論當時之弊曰。學者徇名忘實。此真可憂。但因此遂謂理學之不可講。大似懲噎廢食。是因盜爲害者。而遂謂之不可爲可乎。寄周子充又曰近世議論。眞所謂謀其身。則以枉尋直尺。爲可以濟事。謀人國。則忘親苟免。爲合於時變。世所號爲賢者。正墮在此中。此風方熾。正道湮微。率獸食人。甚可愧也。又曰議論往往墮一偏。孟浪者卽要功生事。委廢者一切放倒。爲害則均。並與朱元晦蓋其議論親切。可味如此。宜朱子尤善之與。

第十一章

朱晦庵

生於宋高宗建炎四年卒於寧宗慶元六年七十一

朱子名熹。字元晦。亦稱仲晦。亦曰晦庵。父名松。字喬年。號韋齋。與李延平同學於羅豫章。舉進士。歷官司勳吏部郎。以不附和議忤秦檜去國。行誼爲學者所師。朱子十四歲。而韋齋公病亟。嘗屬朱子曰。藉溪胡原仲。白水劉致中。屏山劉彥仲三人。學有淵源。吾所敬畏。吾卽死。

汝往事三人。謂胡憲、劉勉之、劉子翬也。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。授同安主簿。後自同安徒步見李延平。其學益大進。乃盡棄從前一切空遠不切之言。而以二程子之學爲歸。孝宗卽位之初。詔求直言。朱子上封事。言金之不可和。而陳帝王格物致知之學。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。除朱子武學博士。待次歸。淳熙五年。出知南康軍。訪白鹿書院遺址。奏復其舊。爲學規俾守之。十五年。除提點江西刑獄。入奏對。孝宗欲處以清要。除兵部郎官。以足疾奉祠。林栗嘗與朱子論易西銘不合。至是劾朱子本無學術。徒竊張載程頤緒餘。謂之道學。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。妄希孔孟歷聘之風。邀索高價。不肯供職。其僞不可掩。詔朱子依舊職。江西提刑朱子辭免。會葉適疏與栗辯。乃黜栗知泉州。除朱子直寶文閣。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。未踰月再召。朱子又辭。嘗以口陳之說有所未盡。乃投匭進封事。陳六事。疏入。夜漏下七刻。孝宗已就寢。亟起秉燭讀於終篇。明日除崇政殿說書。力辭。光宗卽位。歷知漳州。潭州。寧宗卽位。除煥章閣待制。侍講。時韓侂胄居中用事。朱子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。除知江陵府。辭。詔依舊煥章閣待制。提舉南京鴻慶宮。二年。沈繼祖爲監察御史。誣朱子十罪。詔落職罷祠。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。四年。以年近七十乞致仕。五年。依所請。明年卒。年七十一。嘉泰中。賜諡曰文。理宗寶慶三年。追封信國公。改徽國。朱子之學。大抵窮理以致其知。反躬以踐其實。而以居敬爲主。全體大用。兼綜條貫。表裏精粗。交底於極。嘗謂聖賢道統之傳。散在方冊。

聖經之旨不明。而道統之傳始晦。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。其餘百家之支。二氏之誕。不憚深辯而力闢之。所著書有易本義、啟蒙、著卦攷誤、詩集傳、大學中庸章句或問、論語孟子集註、太極圖通書西銘解、楚辭集註辯證、韓文考異、所編次有論孟集議、孟子指要、中庸輯略、孝經刊誤、小學通鑑綱目、宋名臣言行錄、家禮、近思錄、程氏遺書、伊洛淵源錄。理宗淳祐元年。以朱子與張周二程。並從祀孔廟。明洪武初。詔以朱子書立於學宮。學者咸宗之。

(二) 太極及理氣二元論

朱子之純正哲學。取之周濂溪程伊川者爲多。故伊川之理氣二元論。至朱子益趨精密。朱子嘗論理與氣之關係曰。所謂理與氣。決是二物。但在物上看。則二物渾淪。不可分開。各在一處。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。若在理上看。則雖未有物而已。有物之理。然亦但有其理而已。未嘗實有是物也。答劉叔文又論理與氣之先後曰。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。然必欲推其所以從來。則須說先有是理。然理又非別爲一物。卽存乎是氣之中。無是氣。則是理亦無掛搭處。語類朱子既以理搭於氣而行。又謂理氣不可分先後。蓋認理氣爲決然二物。此所以名之爲理氣二元論也。故又曰。天地之間。有理有氣。理也者。形而上之道也。生物之本也。氣也者。形而下之器也。生物之具也。是以人物之生。必稟此理。然後有性。必稟此氣。然後有形。答黃於道夫

是乃論理與氣在宇宙間之作用。曰氣則能凝結造。理却無情意。無計度。無造作。只此氣凝聚處。理便在其中。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。其生也莫不有種。定不會無種了。白地生出一個物事。這個都是氣。若理則只是個潔淨空闊底世界。無形迹。他却不會造作。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。語類此論理氣二者性質之異。蓋理爲萬物所具之性。在人類則爲仁義禮智信五常。氣則萬物所具之質。如金木水火土五行也。故曰氣則爲金木水火。理則爲仁義禮智。上同五行卽萬物所由生之元素矣。

今更卽朱子所謂理氣與太極之關係考之。則太極適與理對。故曰太極只是一個理字。語類又曰太極非是別爲一物。卽陰陽而在陰陽。卽五行而在五行。卽萬物而在萬物。只是一個理而已。因其極至。故名曰太極。上同然則太極卽理。理卽太極可知。蓋宇宙間一切現象。分之又分。至於無可分。此無可分之至極而存焉者。卽太極也。故太極必唯一。必絕對。謂之曰理。猶若與氣相對也。乃別立太極之名以名之。太極與理。同體而異名。是宇宙之初焉。故曰未有天地之先。畢竟也只是理。有此理便有此天地。若無此理。便亦無天地。無人無物。都無該載了。有理便有氣流行。發育萬物。上同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。在天地言。則天地中有太極。在萬物言。則萬物中各有太極。未有天地之先。畢竟是先有此理。動而生陽。亦只是理。靜而生陰。亦只是理。上同然則此理之極至。爲存於天地未生以前之本源。故理卽太極。若以

朱子之理氣說與易及周子之所謂太極者比較論之。則朱子所謂理。當周子所謂太極。朱子所謂氣。當周子所謂陰陽兩儀。是以朱子但說理氣二元也。

萬物由太極生。既如上說。今更考朱子所論太極與萬物之關係。朱子說萬物與太極之關係有二。一曰萬物體統一太極。二曰萬物各具一太極。宇宙間萬物莫不從太極生矣。合此

能生之本。是萬物體統一太極。窮其所生之殊。是物物各具一太極。故曰人人有一太極。物物有一太極。合而言之。萬物體統一太極也。分而言之。一物各具一太極。朱子學的當時或有以

此難朱子者。答之曰。萬物之生。同一太極者也。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。然一物之中。天地完具。不相假借。不相陵奪。周子全書跋物物同由此太極生。物物同分得此理。一即萬也。萬即

一也。萬物各具一太極。復何疑乎。或問曰。一理之實。而萬物分之以爲體。故萬物各具一太極。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。朱子答之曰。本只是一太極。而萬物各有稟受。又各自全具一

太極爾。如月在天。只一而已。及散在江湖。則隨處而見。不可謂月分也。類語此喻至瞭。又推理一分殊之旨。謂理雖同而氣無不異。蓋同是一理。而稟受者有多有少。有偏有全也。

故曰如一海水。或取得一杓。或取得一擔。或取得一椀。都是這海水。語類然即謂理異亦無不可。故曰論萬物之一原。則理同而氣異。觀萬物之異體。則氣猶相近。而理絕不同也。氣之異

者。純駁之不齊。理之異者。偏全之或異。答黃商伯又曰。若論本原。即有理然後有氣。故理不可以

偏全論。若論稟賦。則有是氣。然後理隨以具。故有是氣。則有是理。無是氣。則無是理。是氣多。則是理多。是氣少。卽是理少。又豈可不以偏全論耶。答趙致道然人物受氣。何以有偏有全。則又申論之曰。晝夜運而無旦。便是陰陽之兩端。其四邊散出紛擾者。便是游氣。以生人物之萬殊。如麵磨相示。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。天地之氣。運轉無已。只管層層生出人物。其中有粗有細。如人物有偏有正。類語夫此有粗有細。有偏有正。生生不已。而自然不齊者。便是理也。理則無終。而氣則有終。惟理無終。故生生無窮。生無窮者。卽是太極也。而所生之物。既受形氣。自然有衰滅之時。物之衰滅。非太極生生之理。有所衰滅。生生之理。直是相續不斷。故一方受形氣。有終之衰滅。一方又起太極不息之生長。故曰太極如一本身上。分爲枝幹。又分而生花生葉。生生不窮。到得成果子。裏面又有生生無窮之理。生將出去。又是無限個太極。更無停息。只是到成果實時。又却略少歇。也不是生到這裏。自合少止。所謂終始萬物。莫盛乎艮。艮止是生息之意。類語天地亦不過陰陽之一物。亦是陰陽之氣所生。故天地有時。亦須混沌一番。是氣之有終也。然同時便生新天地。重新生人生物。是理之不息也。或問天地會壞否。曰不會壞。只道相將人無道極了。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。人物都盡。又重新起。類語又曰。或問天地壞也不壞。曰既有形氣。如何不壞。但一個壞了。便有一個生得來。同上前一條是壞以其將重生。恐人誤。又論天地初生時之形狀。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。想只有水爲滅。故云不壞。此條更瞭。

火二者。水之滓脚便成地。今登高而望。羣山皆爲波浪之狀。便是水泛如此。只不知因甚時凝了。初間極輒。後來方凝得硬。類語天地初生只是氣。氣是陰陽。陰陽卽水火。故云先有水火二者也。又推人之初生曰。或問生第一個人時如何。曰。以氣化。二五之精合而成形。釋家謂之化生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。如蟲然。上同又曰。生物之時。陰陽之精。自凝結成兩個。蓋是氣化而生。如蟲子自然爆出來。既有此兩個。一牝一牡。後來却從種子漸漸生去。便是以形化。萬物皆然。上同朱子蓋由其宇宙二元論。以組織精密之萬物發生說如此。

(二) 性說

朱子性說。蓋本之橫渠伊川。分天地之性。與氣質之性。其言曰。有天地之性。有氣質之性。天地之性。則太極本然之妙。萬殊之一本也。氣質之性。則二氣交運而生。一本而萬殊者也。理生大又曰。論天地之性。則專指理而言。論氣質之性。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。又曰。以理言之。則無不全。以氣言之。則不能無偏。上同此數語已括朱子論性之大旨。雖本之張程。仍自其理氣二元而一以貫之。程朱皆曰。性卽理也。此便是指天地之性。朱子嘗綜論天命性道理心情之關係。如曰。仁義禮智性也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。以仁愛。以義惡。以禮讓。以智知心也。性者心之理也。情者性之用也。心者性情之主也。上同又論性與情之關係曰。性者心之所具之理。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。又論性與命之關係曰。自天所賦與萬物言之。謂之命。以

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。的又釋心之爲義曰。心者人之神明。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。上又論道與理之關係曰。道卽理也。以人所共由而言之則謂之道。以其各有條理而言之則謂之理。上又論性與生之關係曰。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。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。上又曰。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。渾然至善。未嘗有惡。上此卽性卽理之意矣。天地之性卽是理。故無不善。氣質之性。理與氣雜。乃有不善。此其大略也。

朱子嘗以氣質之說既立。而後言性始備。亞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。曰。此起於張程。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。有補於後學。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。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。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。說得也是。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。性那裏有三品來。孟子說性善。但說得本原處。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。所以亦費分疏。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。使張程之說早出。則這許多說話。自不用紛爭。故張程之說立。則諸子之說泯矣。因舉橫渠形而後有形質之性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。故氣質之性。君子有弗性者焉。又舉明道云。論性不論氣不備。論氣不論性不明。二之則不是。且如只說個仁義禮智是性。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。狀底是如何。只是氣稟如此。若不論那氣。這道理便不周匝。所以不備。若只論氣稟。這個善。這個惡。却不論那一原處。又却不明。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。都無人說這道理。

語類此可見朱子言性本於張程矣。

(二) 修養之工夫

朱子爲學。以格物致知窮理居敬爲主。嘗舉程子涵養須用敬。進德則在致知二語教人。然格物致知。與居敬窮理。本是一貫。故曰格物致知。是窮此理。學的又論格物之工夫曰。格物十事。格得九事通透。卽一事未通透不妨。一事只格得九分。一分不通透。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。同上又曰。格物致知。只是一事。格物時卽是致知。同上然格物致知。須在讀書。故論讀書法曰。讀書之法。在循序而漸進。熟讀而精思。字求其訓。句索其旨。未得於前。則不敢求於後。未通乎此。則不敢志乎彼。先須熟讀。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。繼以精思。使其意皆若出於吾心。同上又曰。讀書無別法。只要耐煩。子細。是第一義。同上朱子本重在道問學。故時以讀書爲窮理之本也。

又論敬曰。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。只是隨事專一。謹畏不放逸爾。非專是閉目靜坐。耳無聞。目無見。不接事物。然後爲敬。整齊收斂。這身心不敢放縱。便是敬。嘗謂敬字似甚字。却似箇畏字。語類然朱子承延平之學。亦偶言靜坐。如曰。延平先生嘗言。道理須是日中理會。夜裏却去靜坐思量。方始有得。依此法去做。真是不同的。學的蓋朱子固嘗以靜坐教人。惟不專主靜坐耳。

第十一章 朱子門人

(一) 蔡西山

朱子之門。西山蔡季通爲領袖。季通名元定。建陽人。父發。博覽羣書。號牧堂老人。以程氏語錄。邵氏經世。張氏正蒙。授西山曰。此孔子正脈也。西山深涵其義。既長。辨晰益精。聞朱文公名。往師之。文公叩其學。大驚曰。此吾老友也。不當在弟子列。四方來學者。必俾先從西山質正焉。慶元元年。韓侂胄禁僞學。御史沈繼祖。奏朱熹剽竊。張載程頤之餘論。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。以簧鼓後進。張浮駕誕。私立品題。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。以益其黨。伍相與衣粗食淡衣。褻帶博潛形匿跡。如鬼如蜮。其徒蔡元定。佐之爲妖。乞送別州編管。西山曰。化性起僞。惡得無罪。遂謫道州。郡縣捕甚急。西山毅然上道。文公與諸所從游百餘人。送別蕭寺。坐客愁歎。有泣下者。文公視西山不異平時。因曰。友朋相愛之情。季通不挫之志。可謂兩得之矣。杖履同其子。沈行三千里。脚爲流血。至春陵。遠近從者日衆。或謂宜謝生徒。西山曰。彼以學來。何忍拒之。若有禍患。亦非閑門塞竇所能避也。貽書戒諸子曰。獨行不愧影。獨寢不愧衾。勿以吾得罪。故遂懈。一日謂沈曰。可謝客。吾欲安靜。以還造化舊物。閱三日。卒於貶所。嘉定三年。賜諡文節。西山從文公游最久。精識博聞。同輩皆不能及。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。凡古書盤錯肯綮。學者讀之。不能以句。西山爬梳剖析。細入秋毫。莫不暢達。文公嘗曰。人讀易書難。季通讀難書易。又曰。造化精微。惟深於理者能識之。吾與季通言而不厭。

也。西山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。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。自本而支。自原而流。聞者莫不興起。著有大衍詳說。律呂新書。燕樂原辨。皇極經世。太玄潛虛指要。洪範解。八陣圖說等。子淵沈沈。並躬耕不仕。西山之學。律呂象數最長。於哲學非有獨得之說。然蔡氏一門。父子兄弟。並朱學之股肱。西山造次不達。以身殉道。尤爲難能。述之以見當時所謂僞學之禁。有如此也。

(二) 蔡九峯

蔡沈字仲默。西山季子也。隱居九峯。當世名卿求訪不就。自勝衣趨拜。入則服膺父教。出則師事晦翁。晦翁晚年訓傳諸經略備。獨書未及爲環顧門下生。求可傳者。遂以屬九峯。洪範數學。久失其傳。西山獨心得之。未及論著。亦曰。成吾書者沈也。九峯沈潛反覆者數十年。而後成書。因數以推理。究極精微。學者重焉。其書經集傳序曰。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。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。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。何則。精一執中。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。建中建極。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。曰德曰仁曰敬曰誠。言雖殊而理則一。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。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。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。禮樂教化。心之法也。典章文物。心之著也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。心之推也。心之德其盛矣乎。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。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。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。存則治。亡則亂。治亂之分。顧其心之存不

存何如耳。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。不可不求其道。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。不可不求其心。求心之要。舍是書何以哉。然書傳晚出。亦頗與朱子之說有異同也。

(三) 黃勉齋

朱子之門。人才雖多。然真能得其師傳。爲有體有用之學者。則推黃勉齋。勉齋名幹。字直卿。閩縣人。受業朱子。夜不設榻。不解帶。少倦則微坐一倚。或至達曙。朱子以其子妻之。嘗知安慶府。方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。淮東西皆震。安慶安堵如故。以承議郎卒。諡文肅。先是朱子編禮書。獨以喪祭二編屬勉齋。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勉齋。手書與訣。勉齋持心喪三年。著有經解及勉齋文集。黃東發日鈔曰。乾淳之盛。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。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。講學最久。尤爲集大成。晦庵旣沒。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。楊志仁。林正卿。林子武。李守約。李公晦。江西則甘吉。父黃去私。張元德。江東則李敬子。胡伯量。蔡元思。浙中則葉味道。潘子善。黃子洪。皆號高弟。獨勉齋先生。強毅自立。足任荷負。如輔漢卿。疑惡亦不可不謂性。如李公晦。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爲人心。由仁義禮智者爲道心。如林正卿。疑大易本爲垂教。而伏羲文王特借之。以卜筮。如眞公。刊近思錄。先近思而後四書。先生皆一一辨明不少恕。凡其晦翁沒後。講學精審不苟如此。晦庵於門人中。獨授之屋。妻之女。奏之官。親倚獨切。夫豈無見而然哉。

(四)陳北溪

陳淳。字安卿。龍溪人。少習舉子業。林宗臣奇之。曰。此非聖賢事也。因授以近思錄。及朱子守漳。乃往請教。朱子告之曰。凡闕義理。必窮其原。北溪聞而爲學益力。朱子數語人。以南來吾道。喜得陳淳。後十年復往見朱子。陳其所得。朱子已寢疾。語之曰。如今所學。已見本原。所闕者。下學之功爾。自是所聞皆切要語。凡三月而朱子卒。北溪追思師訓。益自奮厲。義理貫通。洞見條緒。嘉定九年。嚴陵守鄭之悌。率僚屬延講郡庠。北溪歎陸學全用禪家宗旨。認形器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。不由窮理格物。而欲經造上達之境。乃發明吾道之體統。師友之淵源。用功之節目。讀書之次序。爲四章以示學者。所著有論孟大學中庸口義。詩禮女學。性理字義詳講等書。有集五十卷。

北溪之學。多述師訓。雖少特見。而實有融會貫通之妙。性理字義。於心性命道等字。能集衆家而明其精義。是理學之秘要也。又北溪語錄論仁曰。自孔門以後。無識仁者。漢人只以恩愛說仁。韓子因遂以博愛爲仁。至程子而非之曰。仁性也。愛情也。以愛爲仁。是以情爲性矣。至哉言乎。然自程子之言一出。門人又一向離愛言仁。而求之高遠。不知愛雖不可以名仁。而仁亦不能離乎愛也。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。夫仁者固能知覺。而謂知覺爲仁。則不可。若能轉一步觀之。只知覺處純是天理。便是仁也。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。夫仁者固與

萬物爲一。然謂與萬物爲物爲仁則不可。若能轉一步觀之。只於與萬物爲一之前。純是天理流行。便是仁也。呂氏克己銘。又欲克去有己。須與萬物爲一體方爲仁。其視仁皆若曠蕩在外。都無統攝。其實如何得與萬物合一。洞然八荒。如何得皆在我闡之內。殊失孔門向來傳授心法本旨。至文公始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。而仁之說始親切矣。此亦見北溪總合羣言。而欲折衷於朱子者也。

第十三章

陸象山

生於紹興九年卒於光宗紹熙二年年五十四

陸象山名九淵。字子靜。金谿人。父賀。有六子。九思。九敘。九皋。九韶。九齡。而象山其季也。七八歲時。聞人誦伊川語。曰。伊川之言。奚爲與孔子不類。後十餘歲。讀書至宇宙二字。解者曰。四方上下曰宇。往古來今曰宙。忽大省曰。元來無窮。人與天地萬物。皆在無窮之中者也。乃援筆書曰。宇宙內事。乃己分內事。分己內事。乃宇宙內事。又曰。宇宙便是吾心。吾心卽是宇宙。東海有聖人出焉。此心同。此理同也。西海有聖人出焉。此心同。此理同也。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。此心同。此理同也。千百世之上。至千百世之下。有聖人出焉。此心此理。亦莫不同也。登乾道八年進士。淳熙二年。呂伯恭約象山及其季兄復齋。與朱晦庵會於信州鵝湖寺論學。自是有朱陸異同之論。頗相往復。而交誼益密。光宗卽位。除知荆門軍。明年卒。賜諡文安。有全集及語錄。

(一)象山學說

象山少時。已悟宇宙二字之義。謂宇宙卽是吾心。吾心卽是宇宙。後來講學。不過推闡此義。故謂心卽理也。此爲象山學說之根本。蓋理者充滿宇宙。萬物之所以序。彝倫之所以立。莫非此理。故曰。此理在宇宙間。未嘗有所隱遁。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。順此理而無私焉耳。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極。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。與朱濟道書又曰。此理充塞天地。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。況於人乎。誠知此理。當無彼己之私。善之在人。猶在己也。故人之有善。若己有之。人之彥聖。其心好之。與吳子嗣書又曰。宇宙之間。典常之昭然。倫類之燦然。果何適而無其理也。經又曰。塞宇宙一理耳。上古聖人。先覺此理。故其王天下也。仰則觀象於天。俯則觀法於地。觀鳥獸之文。與地之宜。近取諸身。遠取諸物。於是始作八卦。以通神明之德。以類萬物之情。與吳南斗書又曰。塞宇宙一理耳。學者之所學。欲明此理耳。此理之大。豈有限量。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。謂此理也。三極皆同此理。而天爲尊。與趙詠道書象山蓋以此理爲宇宙之原則。同時又以此理爲政治道德之原則。故此理充塞宇宙。亦卽備於人心。能爲萬物之淵源。亦卽爲百行之標準。然心一也。心之作用則有異。故不能無公私邪正之別。順其良知良能之心。爲正心公心。由其物欲陷溺之心。爲邪心私心。所謂心卽理之心。卽是明良知固有之心。而未嘗陷溺者也。故曰。此理本天所以與我。非由外鑠我。明得此理。卽是主宰。

眞能爲主。則外物不能移。邪說不能惑。與曾宅之書然則吾將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。不外先明此理。以拒物欲之來侵耳。旣明此理。則此心眞能爲主也。當使心一於理而不容有二。故曰。心一理也。理一理也。至當歸一。精義無二。此心此理。實不容有二。上同又曰。仁卽此心也。此理也。上同心與理無二。而後能致於仁。所謂宇宙內事。皆吾分內事。其爲仁亦大矣。故又曰。萬物皆備於我。只要明理。語錄此象山心卽理說之大畧也。

象山言性。亦主孟子性善說。故曰。見到孟子性善處。方是見得盡。語錄又曰。蓋人受天地之中

以生。其本心無有不善。吾未嘗不以其本心望之。與王順伯書又告學者曰。汝耳自聰。目自明。事

父母自能孝。事兄自能弟。本無少缺。不必他求。在乎自立而已。語錄此皆言性善。然亦氣質各

有不同。曰。俗人中氣質。又有原薄輕重大小。與董元錫書又評韓退之原性曰。却將氣質做性說

了。語錄則象山亦兼論氣質也。

要象山爲學。皆以一心爲主。而此心卽在於我。非自外有所增加。凡格物致知。皆是發明吾

心以內之事。故曰。格物者。格此者也。伏羲仰象俯法。亦先於此盡力焉耳。不然。所謂格物。未

而已矣。語錄嘗謂六經皆我註腳。又曰。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。只是在我。全無杜撰。雖千言萬

語。只是覺得他底在我。不曾添一些。近有議吾者。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。無伎倆。吾聞

之曰。誠然。上同又曰。自立自重。不可隨人脚跟。學人言語。上同此象山教人爲學之方也。

(二) 朱陸異同

宋學有朱陸兩派對立。後來或尊朱而抑陸。或尊陸而抑朱。故朱陸異同。亦哲學史上所不可不考者也。朱子嘗作書與學者云。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。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。然於道問學處缺了。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者多了些子。故游某之門者。踐履多不及之。此可爲二家異同之定評。先是淳熙二年。呂伯恭約復齋象山。會朱子諸人於信州鵝湖等。復齋謂象山曰。伯恭約元晦爲此集。正爲學術異同。某兄弟先自不同。何以望鵝湖之同。遂與象山議論致辯。至晚罷。復齋曰。子靜說是。乃爲一詩云。孩提知愛長知欽。古聖相傳只此心。大抵有基方築室。未聞無址忽成岑。留情傳註翻榛塞。著意精微轉陸沈。珍重友朋相切磋。須知至樂在於今。象山之詩甚佳。但第二句微有未安。復齋云。更要如何。象山曰。不妨一而起行。某沿途却和此詩。及至鵝湖。伯恭首問復齋別後新功。復齋舉詩纔四句。元晦顧伯恭曰。子壽已上了子靜船了也。舉詩罷。遂致辯於復齋。象山曰。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云。墟墓興哀宗廟歛。斯人千古不磨心。濁流滴到滄溟水。拳石崇成泰華岑。易簡工夫終久大。支離事業竟浮沈。舉詩至此。元晦失色。至欲至下升高處。真僞先須辨至今。元晦大不懌。於是休息。次日頗致辯。元晦之意。欲令人縱觀博覽而後歸之約。復齋象山之意。先欲發明人之本心。而後使之博覽。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。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。以此不合。象山更欲與元晦

辯。以爲堯舜之前。所讀何書。復齋止之。劉子澄趨景昭諸公。拱聽而已。元晦歸後三年。乃和前詩云。德業風流夙所欽。別離三載更關心。偶攜藜杖出寒谷。又枉籃輿度遠岑。舊學商量加邃密。新知培養轉深沈。只愁說到無言處。不信人間有古今。淳熙八年。象山訪朱子於南康。時朱子方爲南康守也。相與泛舟甚樂。朱子曰。自有宇宙已來。已有此溪山。還有此佳客否。乃請象山登白鹿洞書院講席。講君子喻於義。小人喻於利一章。朱子曰。熹願與諸生共守。勿忘此訓。以講義刻於石。後朱子註太極圖說。象山以無極非周子語。貽書致辯。往復至再。朱子最後答書。有各尊所聞。各行所知之語。象山答書。以爲遽作此語。甚非所望。朱子亦自謝。以爲前書詞氣粗率。既發。卽知悔之。已不及矣。則知二公於學術。雖有爭辯。而交誼固甚篤也。象山語錄。記象山一夕步月。喟然而嘆。包敏道侍。問曰。先生何嘆。曰。朱元晦泰山喬嶽。可惜學不見道。枉費精神。遂自擔閣。奈何。包曰。莫若各自著書。待天下後世之自擇。忽正色厲聲曰。敏道。敏道。恁地沒長進。乃作這般見解。且道天地間。有個朱元晦。陸子靜。便添得些子。無了後。便減得些子。蓋陸學尙簡易直截。朱學重學問思辨。朱學在卽物窮理。陸學言心卽理。一主於經驗。一主於直覺。一主於歸納。一主於演繹。此其所以卒異也。

第十四章 象山門人

象山之門。雖不逮程朱之盛。然亦多踐履篤實之士。惟其言學。益不免雜於禪矣。陸氏門人

著者推甬上四先生。四先生者。楊簡、舒璘、袁燮、沈燮是也。而煥實受業復齋。四先生之中。又推慈湖之傳爲廣。茲略述之。

楊簡字敬仲。慈溪人。乾道五年。調富陽主簿。嘗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。非吾心外事。象山至富陽。夜集雙明閣。數提本心二字。敬仲問何謂本心。象山曰。君今日所聽。扇訟彼訟。扇者必有一是。必有一非。若見得孰是孰非。卽決定爲某甲是。某乙非。非本心而何。敬仲聞之。忽覺此心澄然清明。亟問曰。止如斯耶。象山厲聲答曰。更何有也。敬仲退。拱坐達旦。質明納拜。遂稱弟子。已而沿檄宿山間。觀書有疑。終夜不能寐。矐矐欲曉。灑如有物脫去。此心益明。歷仕諸官。以理宗寶慶二年卒。年八十六。築室德潤湖上。更名慈湖。故學者稱慈湖先生。著述有甲乙稿。冠昏喪祭等記。己易。啟蔽等書。而已易則可見慈湖之哲學也。

慈湖之學。始本泛濫夾雜。象山引之入禪。遂趨於極端。唯心說。全謝山謂壞象山教者。實慈湖。蓋象山之有慈湖。如陽明之有龍谿。共承師說而失之過高者也。慈湖作己易。謂天地卽我。易卽我。其言曰。易者己也。非有他也。以易爲書。不以易爲己。不可也。以易爲天地之變化。不以易爲己之變化。不可也。天地我之天地。變化我之變化。非他物也。私者裂之。私者自小也。又曰。自生民以來。未有能識吾之全者。惟觀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者。名之曰天。又觀夫隕然而博厚而在下者。名之曰地。清明者吾之清明。博厚者吾之博厚。而人不自知也。人不

自知而相與指名曰。彼天也。彼地也。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。而曰彼手也。彼足也。又曰天卽己也。天卽易也。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。吾之血氣形骸。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。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。三者形也。一者性也。亦曰道也。又曰易也。名言之不同。而其實一體也。慈湖以天地萬物消長變化。不出人之一己。故自一己事業之外。不認天地之化育。以凡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。皆非心外之物。真近於萬法唯心之說。然慈湖行最可師。黃勉齋曰。楊敬仲集。皆德人之言也。蓋與彼託於禪而行動放逸者異矣。

慈湖以外。則袁絜齋最著。絜齋之與慈湖。不可連類而語。慈湖泛濫夾雜。而絜齋之言有繩矩。絜齋名燮。字和叔。鄞縣人。有集。嘗曰。人生天地間。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。以是心也。心者人之大本也。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。不存則雖貴而可賤。又曰。直者天德。人之所以生也。本心之良。未嘗不直。回曲繚繞。不勝其多端者。非本然也。又曰。此心此理。貫通融會。美在其中。不勞外索。象山之門。惟袁楊之書略具。故稍述於此。至於舒沈及槐堂諸子。則不復及焉。

第十五章 浙東永嘉之學

全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。宋乾淳以後。學派分而爲三。朱學也。呂學也。陸學也。三家同時皆不甚合。朱學以格物致知。陸學以明心。呂學則兼取其長。而復以中原文獻之傳潤色之。門庭徑路雖別。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。蓋呂東萊與朱陸友善。而其學則長於史書。故

流爲浙東永嘉一派。朱子嘗論之曰。伯恭之學。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。永嘉之學。理會制度。編考究其小小者。惟君舉爲有所長。若正則則渙無統紀。同甫則談論古今。說王說霸。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。要之浙東永嘉一派。好言政治。雖不必出於東萊。而當時相與講論。其功利之說。東萊宜必有所取焉。故諸子乃曰昌言而已也。同甫止齋水心。皆尤與東萊相契。所言關於哲學者良少。亦南宋有力之學派。特綜述東萊同甫水心三人於下。餘則略焉。

一

呂東萊

生於高宗紹興七年卒於孝宗淳熙八年四十五

呂祖謙。字伯恭。其先河東人。徙壽春。復徙婺州。伯恭少時性極褊。後因病中讀論語。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。遂終身無暴怒。與朱晦庵張南軒友善。登隆興元年進士。歷官遷著作郎。主管明道宮。卒。諡曰成。所著有春秋左氏傳說。左氏博議。呂氏家塾讀詩記。又集宋文鑑。與朱子同集近世錄。餘多未成書。伯恭固亦受業程氏之門人。初治性理之學。深通經術。如麗澤講義等。注重踐履。出言甚醇。後乃博習於史事。朱子曰。伯恭之學。大概尊史記。不然則與陳同甫說不合。同甫之學。正是如此。蓋其言亦實有開永嘉永康之緒者。如史說曰。三王四事。皆於平常處看。惟孟子識聖人。故敢指日用平常處言之。揚子不識聖人。乃曰聰明淵懿。冠乎羣倫。把大言語來包羅。全謝山以此爲水心譏中庸祖述憲章一條所本。又周禮說

曰。教國子以三德三行。立其根本。固是綱舉目張。又須教以國政。使之通達治體。古之公卿。皆自幼時便教之。以爲異日之用。今日之子弟。卽他日之公卿。故國政之是者。則教之以爲法。或失則教之以爲戒。又教之以如何整救。如何措畫。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。然後他日用之。皆良公卿也。自科舉之說興。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。漠然不知。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。一旦委以天下之事。都是杜撰。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。然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。雖將以爲他日之用。而子弟之學。則非以希用也。蓋生天地間。豈可不知天地間事乎。此在當時真深切有用之言。又曰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。一旦遇事。便與里巷人無異。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。便能終身服膺。豈老成人之言過於六經哉。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也。伯恭之意。蓋欲教人以爲學與致用爲一事耳。

二 陳龍川

陳亮。字同甫。永康人。學者稱爲龍川先生。爲人才氣超邁。善談兵。任俠屢遭大獄。歸家益厲志讀書。自孟子以下。惟推王通。其學主於致用。而非當時所謂性理之說。嘗曰。研窮義理之精微。辨析古今之同異。原心於秒忽。較理於方寸。以積累爲工。以涵養爲正。晬而盡背。則於諸儒誠有愧焉。至於堂堂之陣。正正之旗。風雨雲雷。交發而並至。龍蛇虎豹。變見而出沒。推倒一世之智勇。開拓萬古之心胸。自謂差有一日之長。與朱子論皇帝王霸之學。數以書往

還。朱子雖不與。而亦不能奪也。蓋以爲治之道。三代不必盡合天理。漢唐不必盡是人欲。意蓋主於適用。而朱子以爲是義利雙行。王霸並用之說。然同甫生當宋室偏安。夷狄交侵之際。見世之君子。徒以道德性命爲高。其言美而不切於事。故不恤昌言功利。以經綸天下爲己任。其豪情盛概。故有足多也。

三 葉水心

永嘉之學。其原亦出於程門。雖言功利。而放恣不如永康之甚。陳君舉最爲當時所稱。蓋其考覈經制典章。將以見諸行事者。所言類醇恪平實。葉水心稍晚出。文采視君舉不啻過之。議論雖若泛濫無所歸宿。亦綜會近理。水心字正則。永嘉人。淳熙五年進士。官至知建康府。兼沿江制置使。晚年奉祠。凡十三年卒。諡忠定。有水心文集。別集。習學記言等。全謝山曰。水心天資高放。言砭古人多過情。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。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。要亦卓然不經人道者。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。乾淳諸老既沒。學術之會。總爲朱陸二派。而水心斷斷其間。遂稱鼎足。蓋水心實長於譏評古今學術得失。於古書正僞道統之辨。多所考論。又以當時性理太極之說。出於繫辭。而繫辭不必盡孔子作。陰諷周張二程之學。近於釋。嘗因范育序正蒙。而總述講學大旨曰。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。所著之人。或在孔子前。或在孔子後。或與孔子同時。習易者彙爲一書。後世不深考。以爲皆孔子作。故彖象揜鬱未振。而十

翼講誦獨多。魏晉而後。遂與老莊並行。號爲孔老。佛學後出。其變爲禪。喜其說者。以爲與孔子不異。亦援十翼以自況。故又號爲儒釋。本朝承平時。禪學尤熾。豪傑之士。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。而周張二程出焉。自謂出入於佛老甚久。已而曰。吾道固有之矣。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網緼感通。有直內無方外。不足以入堯舜之道。皆本於十翼。以爲此吾所有之道。非彼之道也。及其啟教後學。於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。皆特發明之。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。而示吾所有之道如此。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。則道之本統尙晦。不知夷狄之學。本與中國異。而徒以新說奇論關之。則子思孟子之說。遂彰。范育序正蒙。謂此書以六經所未載。聖人所不言者。當浮屠老子辯。豈非以病爲藥。而與寇盜設郛郭助之捍禦乎。嗚呼。道果止於孟子而遂絕耶。其果至是而復傳耶。孔子曰。學而時習之。然則不習而已矣。水心雖與朱子諸人善。而諷道學者蓋如此。

陳同甫與吳益恭書曰。四海相知。惟伯恭一人。其次莫如君舉。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。伯恭規模宏闊。非復往時之比。欽夫元晦。已在下風矣。未可以尋常論也。君舉亦甚別。皆應刮目相待。正則俊朗穎悟。視天下事。有迎刃而解之意。但力量不及耳。此君過六七年。誠難爲敵。獨未知於伯恭如何。觀同甫所說。則發學浙學永嘉永康。其淵源議論。正不相遠。故契合尤深耳。

第十六章 魏鶴山及眞西山

嘉定以後。私淑朱子之學者。有魏鶴山與眞西山並稱。黃百家曰。從來西山鶴山並稱。如鳥之雙翼。車之雙輪。不獨舉也。鶴山之誌西山。亦以司馬文正范文忠之生同志死同傳相比。後世亦無優劣之者。全謝山亦謂世之稱鶴山者。以並之西山。有如溫公蜀公。不敢軒輊。惟梨洲以鶴山卓犖。非西山之依傍門戶所能及而已。今合述之於此。

一 魏鶴山

上於宋孝宗淳熙五年卒
於理宗嘉熙元年年六十

魏了翁字華父。邛州蒲江人。慶元五年進士。累官至權工部侍郎。與宰相史彌遠不合。貶官。彌遠死。還朝爲禮部尙書。後知紹興府安撫使。卒謚文靖。宋史言鶴山築室白鶴山下。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。開門授徒。士爭負笈從之。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。輔李並朱子門人。而鶴山與之友善者也。所著有文集。九經要義。經外雜抄。古今考等。

鶴山哲學。亦絕對之唯心論。其奏劄有曰。心者人之太極。而人心又爲天地之太極。以立兩儀。以命萬物。不越諸此。故天之神明爲春夏秋冬。風雨霜露。地載神氣。爲風霆流行。庶物露生。其於人也。則清明在躬。志氣如神。蓋貫通上下。表裏民物。自繼善以及於成性。皆一本而分也。而人心之靈。則所以奠人極。人極立而天地位焉。此頗近楊慈湖之己易。又曰。古人位天地。育萬物。把做已職事。天地是我去做。五行五氣。都在我一念宣節之後。世人自人。天自

天。失其人之職。師友雅言其論修養之要曰。吾儒只說正心養心。不說明心。答蔣重珍又曰。聖人之心。

如天地之運。純亦不已。如川之逝。不舍晝夜。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。而才壯志堅。始終勿貳。

又曰。才命於氣。氣稟於志。志立於學。夢筆山房記又論無欲與寡欲之辨曰。聖賢言寡欲矣。未嘗

言無欲也。所謂欲仁。欲立。欲達。欲善。莫非使人即欲以求諸道。至於富貴所欲也。有不可處

己所不欲。有不可施。則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。歲積月累。必至於從心所欲而不踰

矩。然後為主。曾子得之。明六欲之目。孟子傳之。開六等之科。今日自寡欲以至無欲。不其戾

乎。曰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。知誘物化。則爲私欲。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。而於季康子

於由求。於申枏。曷嘗以其欲爲可乎。胡仁仲之言曰。天理人欲。同行異情。以此求之。則養心

之說備矣。濂溪先生祠堂記又謂人生有剛柔。故有善惡。在變化氣質。則可以至聖賢矣。

二 真西山 生於孝宗淳熙五年卒於理宗端平二年五十八

真德秀。字景元。後更希元。建之浦城人。慶元五年進士。官至參知政事。卒諡文忠。學者稱西

山先生。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。以錮善類。凡近時大儒之書。皆顯加禁絕。西山晚出。獨慨然

以斯文自任。講習而服行之。黨禁既開。正學遂明於天下。宋史詹體仁傳言。郡人真德秀。早

從其游。問居官蒞民之法。體仁曰。盡心平心而已。盡心則無媿。平心則無偏。西山能守而行

之。所著有文集。讀書記。四書集編。文章正宗。大學衍義等。

西山答問曰。德行謂得之於天者。仁義禮智信是也。收放心。養德行。雖曰二事。其實一事。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。緣放縱其心。不知操存。自致賊害其性。若能收其放心。卽是養德行。非有二事也。又曰。程子曰。涵養用敬。進學在致和。蓋窮理以此心爲主。必須以敬自持。使心有主宰。無私意邪念之紛擾。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。心既有所主宰矣。又須事事物物。各窮其理。然後能致盡心之功。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。則思慮紛紜。精神紛亂。於義理必無所得。知以養心矣。而不知窮理。則此心雖清明虛靜。又只是個空蕩蕩底物事。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。其於應事接物。必不能皆當。釋氏禪學。正是如此。故必以敬涵養。而又博學審問。謹思明辨。以致其知。則於清明虛靜之中。而衆理悉備。其靜則澹然寂然。而有未發之中。動則泛應曲當。而爲中節之和。天下義理學者。工夫無有加於此者。自伊川發出。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。此言主敬與致知二者相待爲用。不可偏於一也。西山於舊說頗能綜貫得力。惟亦罕所發明耳。

第十七章 元之程朱學派

元以異族侵據北方。終以代宋。雖享祚日淺。而開國之初。文儒頗集。蓋自石晉以來。燕雲諸州。久爲異域。宋之諸儒迭起。而聲教不通。及趙江漢以南冠之囚。講程朱之學於北。於是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。聞而慕之。至是理學之傳始廣。繼有吳澄之經學。姚樞之文學。北方

之學。一時稱盛矣。趙江漢先生名復。字仁甫。德安人。元師伐宋屠德安。姚樞在軍前。凡儒道釋醫卜占一藝者。活之以歸。而江漢在焉。樞與言奇之。至燕。以程朱之書教授學子。從百餘人。樞爲建太極書院。以周程而後。其書廣博。學者未能貫通。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。孔子孟顏所以垂世立教。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。作傳道圖。而以書目條列於後。樞後退隱蘇門。以傳其學。然聞江漢之緒而興起者。當推許魯齋劉靜修二人最著。

一 許魯齋

生於宋寧宗嘉定二年卒於元世宗至元十八年七十三

許衡字仲平。號魯齋。河內人。流離世亂。嗜學不輟。嘗從日者游。見尙書義疏。請就宿手抄以歸。旣而避難徂徠山。始得王弼易註。夜思晝誦。言動必揆易義而後發。其言行往往有卓越常人者。人亦稍稍從之。訪姚樞於蘇門。得伊洛新安遺書。乃還謂其徒曰。昔者授受。殊孟浪也。今始聞進學之序。若必欲相從。當率棄前日所學。從事小學之灑掃應對。以爲進德之基。衆皆曰唯。遂相與講誦。諸生出入惟謹。客至見之。惻然動念。皆慚濡而出。世祖卽位。召至京師。授國子祭酒。尋謝病歸。至元二年。以安童爲右丞相。使魯齋輔之。八年。以爲集賢大學士。兼國子祭酒。十八年。定授時新歷。歷成而還。十八年卒。諡文正。有魯齋遺書。魯齋論學多切近之言。不徒爲高遠。如曰凡事一一省察。不要逐物去了。雖在千萬人中。常知有己。此持敬大略也。又曰。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。則怠惰之心生焉。惰怠心生。不止於悠

悠無所成。而放僻邪侈隨至矣。又曰。耳目聞見。與心之所發。各以類應。如有種焉。今日之所出者。卽前日之所入也。同聲相應。同氣相求。未嘗小差。不可不慎也。又曰。凡事理之際。有兩件。有由自己底。有不由自己底。由自己底。有義在。不由自己底。有命在。歸於義命而已。又曰。汲汲焉。毋欲速也。循循焉。毋敢惰也。非止學問如此。日用事爲之間。皆當如此。乃能有成。此皆身體力驗之言。而人人所可勉爲者也。又言學者以治生爲亟。曰。爲學者治生。最爲先務。苟生理不足。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。彼旁求妄進。及作官嗜利者。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。士君子當以務農爲生。商賈雖爲逐末。亦有可爲者。果處之不失義理。或以姑濟一時。亦無不可。若以教學與作官。規圖生計。恐非古人之意也。王陽明極詆魯齋此語。以爲有誤。後進然魯齋之言。自有深意也。

二

劉靜修

生於宋理宗淳祐四年卒於元世宗至元三十年年四十五

劉因字夢吉。雄州容城人。初讀訓詁疏釋之說。輒嘆曰。聖人精義。殆不止此。後於趙江漢復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。始曰。吾固謂當有是也。至元十九年。詔徵爲承德郎。右贊善大夫。敎近侍子弟。未幾。以母疾辭歸。二十八年。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召。固辭不就。帝曰。古所謂不召之臣者。其斯人之徒與。三十年卒。諡文靖。有靜修文集。學者稱靜修先生。元代儒者。當推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三人。草廬稍晚出。魯齋靜修。蓋元所籍以立國者也。

二子之中。魯齋功最大。數十年彬彬號名卿大夫者。多出其門。於是國人始知聖賢之學。靜修享年不永。所及不遠。然持身高潔。實不可及。陶宗儀輟耕錄曰。初許魯齋應召。道過眞定。劉靜修謂曰。公一被命而起。無乃速乎。魯齋曰。不如此則道不行。及靜修不受集賢之命。或問之。乃曰。不如此則道不尊。此可以見二子之爲人矣。其學雖兼宗濂洛。而實以朱子爲歸宿。故曰邵至大也。周至精也。程至大也。朱子盡其大。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。

第十八章 元之朱陸調和派

宋之末季。而學者朱陸之爭未泯。元時吳草廬鄭師山則思會和。二家以言學者也。全謝山曰。草廬出於雙峰。固朱學也。其後亦兼主陸學。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。程氏常築道一書院。思和會兩家。又曰。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。鄭師山也。草廬多右陸。而師山則右朱。斯其所以不同。然師山之學。不及草廬之顯也。

一 吳草廬

生於宋理宗淳祐九年卒於元順宗元統元年八十五

吳澄。字幼清。號草廬。撫州崇仁人。年二十應鄉試。中選。越五年而元革命。程鉅夫求賢江南。起草廬至京師。以母老辭歸。至大元年爲司業。英宗卽位。遷翰林學士。泰定元年。爲經筵講官。卒。追封臨川郡公。諡文正。著有五經纂言。草廬精語。道德經註。及文集等。草廬亦頗論理氣。如曰。自未有天地之前。至既有天地之後。只是陰陽二氣而已。本只是一

氣分而言之。則曰陰陽。又就陰陽而細分之。則爲五行。五欲卽二氣。二氣卽一氣。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。以理爲之主宰也。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。只是爲氣之主宰者卽是。無理外之氣。亦無氣外之理。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。有此氣卽有此理。所有之理謂之性。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。其在人而爲性。則仁義禮智是也。草廬精語又以理氣與老子之有無比較曰。其無字是說理字。有字是說氣字。上同又辨天理人欲曰。主於天理則堅。徇於人欲則柔。堅者凡世間利害禍福富貴貧賤。舉不足以移易其心。柔則外物之誘。僅如毫毛。而心已爲之動矣。上同又論讀書之用曰。所貴乎讀書者。欲其因古聖賢之言。以明此理存此心而已。此心之不存。此理之不明。而口聖賢之言。其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謠等之爲無益。上同嘗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。而陸子以尊德性爲主。問學不本於德性。則其蔽必偏於語言訓釋之末。故學必以德性爲本。庶幾得之。議者因此謂草廬爲陸氏之學。精語又曰。朱陸二師之爲教一也。而二家庸劣門人。各立標榜。互相詆訾。至於今學者猶惑。嗚呼甚矣。道之無傳。而人之易惑難曉也。此並可見草廬和會朱陸二家之意。

二 鄭師山

鄭玉字子美。徽州歙縣人。覃思六經。尤邃春秋。絕意仕進。而勤於教學。門人受業者甚衆。所居至不能容。學者相與卽其地。構師山書院以處焉。至正十四年。除翰林待制。奉議大夫。不

起。十七年明兵入徽州。守將將要致之。不許。爲所拘囚。自縊死。著有周易纂註。春秋經傳闕疑。師山集等。

師山嘗以太極圖說與西銘比較曰。太極圖說其斯道之本源與。太極之說。是卽理以明氣。西銘之作。是卽氣以明理。太極之生陰陽。陰陽之生五行。豈有理外之氣。天地之塞吾其體。天地之帥吾其性。豈有氣外之理。天地之大。人物之繁。孰能出於理氣之外哉。二書之言雖約。而天地萬物。無不備矣。跋太極圖說西銘此非精於周張之書者不能道。又論朱陸異同曰。陸子之質高明。故好簡易。朱子之質篤實。故好邃密。各因其質之所近。故所入之途不同。及其至也。仁義道德。豈有不同者。同尊周孔。同排佛老。大本達道。豈有不同者。後之學者。不求其所以同。惟求其所以異。江東之指江西。江東朱子派江西陸子派。則曰此怪說之行也。江西之指江東。則曰此支離之說也。此豈善學者哉。朱子之說。教人爲學之常也。陸子之說。才高獨得之妙也。二家之說。又各不能無弊。陸氏之學。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。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格致之功。朱子之學。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。至於頹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。然豈二先生垂教之罪哉。蓋學者之流弊耳。送葛子照序又論自來學術之得失曰。程子曰。敬者聖學之所成。始成終。秦漢以來。非無學者。而曰孟軻死千載。無真儒何也。不知用力於此。而溺於訓詁詞章之習。故雖專門名家。而不足以爲學。皓首窮經而不足以知道。儒者之罪。

人耳。近世學者。忠恕之旨。不待呼而後唯。性與天道。豈必老而始聞。然出口入耳。其弊益甚。則又秦漢以來諸儒之罪人。王居敬字序嘗謂學者曰。斯道之懿。不在言語文字之間。而具於性分之內。不在高虛廣遠之際。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。以此窮理。以此淑身。以此治民。以此覺後。庶乎無媿於古人矣。行狀師山之學。可謂切實平近矣。

第十九章 元之陸學派

象山之學。當時雖有慈湖絜齋及槐堂諸子。其後衰微不振。元時專治陸學者。當推江西之陳靜明。浙東之趙寶峰。宋元學案。合以爲靜明寶峰學案。

一 陳靜明

陳苑。字立大。江西上饒人。人稱爲靜明先生。幼業儒。不隨世碌碌。嘗有授以金丹術者。弗之信。既得陸象山書讀之。喜曰。此豈不足以致吾知耶。又豈不足以力吾行耶。而他求耶。於是盡求其書。及其門人如楊敬仲、傅子淵、袁廣徵、錢子是、陳和仲、周可象所著經學等書。讀之益喜。益知益行。或病其違世所尚。答曰。理則然耳。是時科舉方用朱子之學。聞靜明說者。譏非之。毀短之。又甚者欲求中之。而靜明誓以死不悔。一洗訓詁支離之習。從之游者。往往有省。由是人始知陸氏學。生平剛方正大。毅然以昌明古道爲己任。困苦終其身。而拳拳於學術異同之辨。有憂天下後世之心。人之所是。不苟是也。人之所非。不苟非也。其弟子有祝蕃。

李存舒、衍、吳謙所稱江東四先生者也。然靜明遇書不傳，故其學說罕得而考焉。

二 趙寶峯

趙偕字子永，慈溪人。學者稱寶峯先生。志尚敦實，不事矯飾。嘗習舉業，曰：是富貴之梯，非身心之益也。棄不治。及讀慈湖遺書，恭默自省，有見於萬象森羅，渾爲一體。吾道一貫之意，曰：道在是矣。何他求爲？乃確然自信。三代之治可復，而百家之說可一也。遂隱於大寶山之麓，講學以教後進。或勸之仕，曰：吾故宋宗子也，非不欲仕，但不可仕。且今亦非行道之時也。遺文後人集爲《文華集》二卷。

寶峯之學以靜虛爲宗。然往往墮於禪門。蓋慈湖之餘習，頗論靜坐。示葉伯奇曰：凡除合應用之事外，必入齋莊之所靜坐。又曰：凡得此道融化之後，不可放逸。所寶者清泰之妙，猶恐散失，宜靜坐以安之。又曰：凡日夜靜坐之後，若卽寢席，無非此道。若非此道，不卽寢席，庶不失雖寢而不寢之妙。又曰：凡行住坐臥，雖未能精一，亦必有事焉。雖應酬交錯之間，未能無間斷，無忘可也。此大類禪家功夫。雖非陸學之正，要其人行檢可稱，故不得以此議之也。又題修永齋曰：萬物有存亡，道心無生死。又安閒吟曰：人無固必自然安，有意於安便不安。人無動靜自然閒，有意於閒便不閒。